

國朝文匯乙集目錄

卷六十二

陸錫三 字邦綬江蘇太倉人諸生

書史記伯夷列傳後

岳震川 字一山陝西洋縣人嘉慶辛酉進士官內閣中書有賜葛室集

送淡仰山之官靈臺序

洋縣薛烈女死賊記

洋縣死難白廷英傳

安康魏孝子傳

焦循 字里堂江蘇江都人嘉慶循辛酉舉人有雕菴樓集

理說

述難二

辨名上

辨名下

宰孔論

一

二

二

三

三

五

五

六

六

七

送郡太守伊公歸里序

八

周縣丞傳

八

陳

善字扶雅 號善客 浙江錢塘人 嘉慶辛酉舉人 官嘉善縣 著有捐齋文集

竹鄰遺稿序

十

贈高雨農序

十

長豐山居圖記

十一

捐齋記

十二

南武奉祠圖記

十二

馮

恒字立方 號竹虛 江蘇太倉人

曾王文錄後序

十四

朱烈女殉節記

十四

陳

珍字木蘇 號槐莊 浙江平湖人 諸生 有從吾好齋文集

書烈婦林氏事

十六

楊

楷字蘇山 江蘇無錫人

名論

十七

吳廷琛 字震南號棟華江蘇元和人嘉慶壬戌一甲一名進士官至雲南按察使內用四品京堂

復社姓氏傳畧及南都防亂公揭序 十八

義賑徵信錄序 十八

御書印心石屋記 十九

李宗昉 號芝蘭江蘇山陽人嘉慶壬戌一甲二名進士官至禮部尚書有聞妙香室文集

遊西山記 二十一

遊廬山天池記 二十二

陶澍 字子霖號雲汀湖南安化人嘉慶壬戌進士官由翰林至兩江總督諡文毅有印心石屋集

資江王氏族譜序 二十四

梁氏族譜序 二十四

羅庶常遺詩序 二十五

登君山記 二十五

唐氏女貞節記 二十七

封翰林院庶吉士蔣先生墓誌銘 二十七

封奉直大夫孫君墓誌銘 二十八

國朝文匯乙集卷六十二

書史記伯夷列傳後

陸錫三

窮通禍福。此天為之乎。抑人為之乎。人必曰天為之矣。是不然。使孔子而主彌子之家。則衛卿可得。使閔子而應季孫之聘。則大夫可希。然而孔子不為其不為者。人也。非天也。竊疑太史公作伯夷列傳。反覆於天道是非之間。似夷齊之餓且死。皆天實為之者。夫史遷之識見。誠未足奇。責而天人之理。不可不明。予以為夷齊之餓且死。俱夷齊自為之。前此而不讓國。孤竹舊封。固其素位也。後此而不採薇。舉鱗附翼。新天子神聖。必不至播棄失職也。即不爾而餓死之事。斷然可免。在夷齊一轉念間耳。惟夷齊見道深。赴義烈。失國而逃。逃而餓餓而死。爾時雖天意眷厚。欲錫二人胙土之祭。貺二人珍鼎之奉。被二人犬豕之壽。其奈此二人何。書曰。作善降祥。作不善降殃。在夷齊則祇知當讓而讓。失國乃其祥。尋國斯殃也。當死而死。餓死乃其祥。不死斯殃也。然則吾所謂夷齊之自為者。亦終不拂於天與。天人之理。詎可以管見窺測哉。是故君子不信天以恣行。貴率性以達天。是則吾儒所當自厲者。

送淡仰山之官靈臺序

岳震川

仰山年十七。登太華絕頂。同行壯往之士。皆不遠。然尚恨有未探之奇。未升之險也。生長父任江南。繼從兄任西蜀。一不染豪習。壬子秋試。遂為秦士之冠。南士吏秦者。咸曰。此廉吏子。宜其昆弟皆以科名顯。然人止譽其能為應舉之文。不知其能為古。儒有用之學也。碧泉學士課仰山一詩。屬天文。仰山有疑難。遂究窮於甘石之所傳。宣城梅氏之所著。

聖祖仁皇帝之所闡發。俯而讀。仰而觀。積至今。有言必驗。舉手成圖矣。然而曰。尚高。問一篇。讀未了。吾不能如東原先生之算學。獨悟也。辛酉仲冬。同出都。質禹貢。則曰。吾於水道功殊苦。桑鄺之經注。胡氏之錐指。茅氏之滙疏。沈風先生之提綱。吾皆考而錄之。得巨冊五六。然不能如胡閻黃范諸君之記源委詳也。嗟乎。以君之學。宜久留玉堂。備

天子顧問。願出為邊縣令。宜乎同人之送君者。揮涕不忍別也。然而君不曰。令卑。曰。令難。車中危坐。悄然若有慮者。余問之。則曰。匪教何良。吾欲為靈臺。闢講舍。聚秀士。延良師。非三年之後。不能舉也。非績何溫。此邑民婦不解織。安有善俗。吾欲勞之。使巧。尚未得其方。余曰。王氏山志。為延安謀者。亭林採於日知錄。君今為靈臺。謀可仿。

行也。方仰山為庶常三年，所學皆來自得，非獨天官地理然也。蓋自炫耀以故朝之貴人知君者鮮，然而韓城相公信君能為循吏，諄復教告數千言，青眼莫如君者。夫仰山幼有奇尚，壯有實學，貴有幽探，政有深謀，又敢然不自喜，余雖能為直諫之友，復何規焉。書君之言，贈君之行，使韓城相公憂國之誠，藉君慰其萬一，其亦秦之幸，何止秦之幸耶。

洋縣薛烈女死賊記

嘉慶丁巳臘月之末，賊至洋之益水邊，遇薛中傑之長女，年十六七，美姿容，方與人家避賊，賊掠之馬上，女厲聲罵，躍仆地，賊入馬載以行，罵益虐，賊曰：必殺汝。女曰：願速死，賊貪其色，忍受罵，必欲脅去，女投益水中，賊以冬水淺不能死，女立岸上好語招之，女益匍匐入深處，罵不絕口，賊怒，擗矛刺死，其伯父中時之言曰：是女年雖少，處閨中靜重若成人，迥異凡兒女，不意其以此死也。余聞而悲曰：嗚呼！此吾秦先達李叔則所謂女屈原者也。益水至清，沙白石細，秋冬霜露淒然，灑灑如琴筑鳴，宜烈女之死於此也。不以水死，卒死水中，熱血清波，融入江漢，益水終古不涸，薛烈女終古不死矣。余又考水經註曰：漢水又東會益，益水出北山益谷，東南流注於漢水，今俗訛為海，當正之。

洋縣死難白廷英傳

白君諱廷英字歲鍾。始祖身興平人。前明漢中教授。遊家洋之仙里村。再傳分支西山。父諱銜。業儒。早卒。母傅氏。年二十一。守節撫孤。君甫二歲。既長。師事族祖竹溪先生。讀書通大義。後率妻子耕作養母。中年家漸饒。七十後復閱舊書不倦。數為鄉人排難解紛。而無所取。建宗祠。延師訓里中子弟。曰：子弟可不求名。不可不率教也。纂族約家法。意嚴嚴不苟。乾隆乙卯冬。君年六十八。縣庭舉鄉飲酒之典。君雖力辭。未與鄉人咸謂君之德固無媿也。是時湖北教匪縱橫。嘉慶丁巳臘月之末。由蜀渡漢江而北。約十餘萬。蹂躪終南之南。近山幾無完村。明年戊午春。督鄉人築村後之張家寨。以避寇氛。二月二十四日。賊陷城東雍家寨。使人馳覘之。歸報狀。君熟視已。寨曰：吾寨庶幾免乎。厥後賊數萬。突從東來。鄉人望風股慄。多不敢居寨上。寨上人。不三三百。賊急攻。鎗矢雨下。君戒寨上人堅守。而賊眾大呼曰：逃為善。否且屠。眾莫固志。丁壯悉由寨西墜去。賊蟻附而登。君知不免。大罵。遂遇害。君之次子筐。君頭負去。賊逐之。筐倒頭落山下。從弟廷才。佐君守寨。族弟廷揚亦抗不屈。俱戕。且焚之。明日舉家號哭。求君尸。尸焦爛不可識。以右手駢指辨得之。頭不可得。諸子號呼禱祈。山靈得於谷底。次子婦李氏同日刺死。又殺其二孫。寨之將陷也。有健者以石碎賊。

之腦立死。或曰：君之媼黨張清，或曰：君之從孫德助之。從子文翠被脅不降，至寨西廟垣子縛梧桐下，刳其腹，梧桐由是立枯。守寨死者八十餘人。時四月七日也。鄉人哭君之死如喪其至親，時年七十有五。四子二女，長女縣學廩生王作舟之母也。一適李氏，孫八人，曾孫九人。

論曰：君之愛護鄉里，出於惻怛真誠，其設施捍禦之具，雖未詳知其志固仁人義士也。事之不濟，而竟與絕，孰復忍以必完，必勝責哉！澤滅木之君子，獨立而不懼，上六過涉滅頂，雖凶不可咎。君之謂矣。嗚呼！首築張家寨者，白君、白君兄弟子孫之死，若此。邑人得知之者，以其外孫王作舟能敘錄其事也。吾曾刑之上於郡侯，將列郡志矣。雍家寨名甚著，民之被屠戮者，數倍於張家寨。焚尸之慘，穢聞數里。建議築寨者何人？其姓名吾弗聞也。度亦素有實行嘉譽之人，不然孰倚貧人，敗類薄夫鄙夫與之同生死乎？雍家溝之東南十餘里間，有袁高二生者，吾門人也。獨不聞古之君子表微乎？吾將屬其訪而質瑣言之。五言當效烏鵲先生確苦之文，以敘其事。續上之郡侯嚴公馬。

安康魏孝子傳

興安新城隍廟旁有孝子曰魏興，父成祥，母張氏，生二子，長魏興，次繼宗，成祥早

歿皆充伍鎮營。嘉慶二年。繼宗戰死。龍王溝興以母年將八十。負不能娶妻。遂退伍。熬傭以供母。嘉慶五六年間。歲凶。斗米過千錢。嘗易米為母作餐。而私食糟糠。腹常不果。令興年六十九。無以養。折屋半間。賣瓦木易米。又賣屋後柑樹。安康廩生張鵬翼聞其事。欲親見狀。晨訪之。託言買柑樹。將入門。興阻之曰。老母尚未起。令鵬翼從牆外望見焉。入門。炊爨了無款曲。鵬翼住新城。每日自塾歸。過其廬。輒私窺之。見魏興侍母左右扶持。問煖寒如孩提狀。因問其鄰童子。魏叟與其母日何食。童子曰。與喫包穀。麩其母所食麩麥也。鵬翼既聞童子言。訝興目不識丁。人方厭其龔。事母乃能如此。方其壯年。能熬傭易食。今年衰。不賣屋樹。何待。賣屋樹後。又何物奉母耶。恨無以助之。知府上元葉君六涖任。鵬翼上書言其事。請以粟周之。且曰。魏興非受嗟來之食者。鵬翼此舉。似越俎。然知而不言。心耿耿不釋。昔王心齋求巡按御史徐芝南。充惻隱之心。以賑民飢。古人已先我行之矣。葉公尊尊善政。惟日不足者。欣然從所請。每月禮賜之粟。繼又捐廉為之區處。作久長計。使興母子飽饑。以為常。余去年始識鵬翼。佳士也。請作魏孝子傳。不請。余猶將訪錄。矧請耶。時嘉慶十六年六月五日也。

論曰。小惠不能及遠。惟貧賤之士。志存愛物者為之。雖單肉足布。非陋也。若夫諸侯

連率之任。屬城仰愷澤者。至四五百里。所當為者大而遠。區區惠一二人。眇矣。吾友健菴葉君任郡丞十年。髮白齒落。乃擢太守。聞天下之義理多矣。每覽前代名臣政蹟。往復流連。津津乎高山景行之慕。肩肩焉救一二人之貧窶。餓羸。豈君素志哉。今獨於魏興乎。不憚煩以勸孝也。以厲山南之為人子孫而苦貧者也。

理說

焦循

君長之設所以平天下之爭也。故先王立政之要。因人情以制禮。故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天下知有禮而恥於無禮。故射有禮。軍有禮。訟獄有禮。所以消人心之忿。而化萬物之戾。漸之既久。摩之既深。君子以禮自安。小人以禮自勝。欲不治得乎。後世不言禮而言理。九流之原。名家出於禮官。法家出於理官。齊之以刑。則民無恥。齊之以禮。則民且格。禮與刑相去遠矣。惟先王恐刑罰之不中。務於罪辟之中。求其輕重。析及豪芒。無有差謬。故謂之理。其官即謂之理官。而所以治天下。則以禮不以理也。禮論辭讓。理辨是非。知有禮者。雖仇隙之地。不難以揖讓處之。若曰。雖伸於理。不可屈於禮也。知有理者。雖父兄之前。不難以口舌爭之。若曰。雖失於禮。而有以伸於理也。今之訟者。彼告之。此訴之。各持一理。說說不已。為之解者。若直論其是非。彼此必皆不服。說以名分。勸以孫順。置酒相揖。往往和解。可知理足以啟爭。而禮足以止爭也。明人呂坤有語錄一書。論理云。天地間惟理與勢最尊。理又尊之尊也。廟堂之上。言理則天子不得以勢相奪。即相奪而理則常伸於天下萬世。此真邪說也。孔子自言事君盡禮。未聞恃理以要君者。呂氏此言。亂臣賊子之萌也。

述難二

記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作述無等差。各當其時而已。人未知而已。先知人未覺而已。先覺因以所先知。先覺者教人。俾人皆知之。覺之。而天下之知覺自我始。是為作。已有知之覺之者。自我而損益之。或其意久而不明。有明之者。用以教人。而作者之意復明。是之謂述。上古知母不知父。則夫婦不定。伏羲知夫婦定。而後有父子君臣上下。於是作八卦。而天下皆知有夫婦之別。而彝倫由是敘。上古茹毛飲血。不知有火化也。燧人知之。而教人火化。而天下遂皆知有火化。不知有耕耨也。神農知之。而教人耕耨。而天下遂皆知有耕耨。其他作杵臼。作舟楫。作宮室。作棺槨。作弧矢。作書契。作車乘。凡自未知未覺。而使天下共知之。共覺之。皆作也。孔子之世。所作於前者。已無不備。孔子從而明之。使古聖人之教。續延於萬世。非不作也。時不必作也。生伏羲神農堯舜之後。別思所以作之。則不知而作矣。故孔子曰。殷因於夏禮。周因於殷禮。雖百世可知。因即述也。乃伏羲神農堯舜之教。三王之所因。非孔子述之人莫能述也。孔子述之。而伏羲神農堯舜之教。明於萬世。此述之功。所以獨歸孔子也。孔子所以為萬世師也。且夫老莊楊墨之徒。莫不自以為能述。今世說墨子之書者。尚推原其祖神禹本史佚矣。然而孟子辭而闕之。直斥為無父無君等諸禽獸。何也有孔子之述。而伏羲神農堯舜之教。明其異乎伏羲神農堯舜之教者。皆知其非述。

也。墨翟述禹而實博乎禹。許行述神農而實博乎神農。老莊之徒述黃帝而實博乎黃帝。陳搏邵雍述伏羲而實博乎伏羲。宋元以來人人讀孔子之書。皆自以為述孔子。而甲詆乙為異端。乙斥甲為楊墨。究之孔子所以述伏羲神農堯舜之教者。果有能得之者乎。述孔子者。果能述孔子之所述乎。吾知其難矣。

辨名上

顧處士炎武謂積滂之風宜救之以名。余昔以為然。既而疑焉。名之所繫。有其實而以類應之。顧氏欲用之以救世風。不識救之云者。因其實而予以名耶。抑因其名而賞以利耶。名者君子忘之。小人亦忘之。君子曰吾盡吾分而已。小人曰吾求吾欲而已。求其欲不必動以名也。名不可以動之。則以賞誘之。副此名者子官。不副此名者屏而斥之。如是而人動以名矣。動以名又烏知其真副此名與否。且夫干人以利者。不難干人以名。以利蔽世風知之易。以名蔽世風知之難。天下知有名。則向之竭心思盡才力。以從事於名。標榜銜。馳譽於虛浮。揣摩於形似。相習以耳。共趨於聲。以干譽之巧。為悅人之謀。而玩忽苟且之習。潛結於中。遂貽禍於風俗。余閱魏志。至正始之間。及老蘇論所稱不近人情者。不覺愕然。汗為之下也。古者樂正所以教人。司徒所以取士。司馬所以官人。所為視

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堯曰。試可乃已。舜曰。明試以功。誠欲絕天下之虛偽。防厚貌深姦之。以漸而至。不聞相尚以名也。如曰。救之云乎。則宜曰。積滂之風。宜救之以實。賞而誘之。以名。不若賞而誘之。以事。向之竭心思盡才力。以甘於表廉寡恥者。有所欲也。乃如是。則得。如彼。則不得。將相率而趨於事功。雖有小人。獲其用矣。嗚呼。名所以治君子。賞所以治小人。未有無所欲而喪廉寡恥者也。

辨名下

君子之名在己。小人之名在人。孔子曰。必得其名。又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謂之三不朽。若是名之貴也。此後世所以多名士也。然則名士之稱。何始乎爾。李春之令曰。勉諸侯。聘名士。禮賢者。蔡氏章句曰。名士者。德行貞純。道術通明。王者不得。臣隱居不在位者也。嗚呼。名士之所以為名士者。固如是矣。名士之所以為名士者。必德行貞純。道術通明。固如是矣。夫德行貞純。大賢以上也。道術通明。王佐之器也。求諸聖門。其顏氏之子乎。三代以下。鮮其人矣。是故有治平安定之學。而德器不足。有仁讓廉潔孝弟忠義之風。而或短於才畧。抑德稱於鄉里。學術蘊於中。而急於功名。勇於仕進。此三者。猶不足以當之。彼李膺張儉之流。夏侯何鄧之屬。虛相煽惑。以亂人心。以禍天下。嗚呼。名士之所以為名士者。詎如是。

乎哉是故慕之者曰彼人也我亦人也彼籍籍公卿間我泯泯也求所以致名之由
摹仿焉以相附幸而附焉躍躍乎持以自豪矣惡之者曰何為乎名士也歌詩不明
聲律珥筆未知體格與一握算未知橫豎而謂謂焉託古昔以輕友朋何為乎名士
也嗚呼慕者之云孔子所謂色取仁而行遠居之不疑者也惡者之云孔子所謂亡
而為有虛而為盈約而為泰無恒者也名士之所以為名士者詎如是乎哉史書之
敘一人也動曰自是知名謂緣是而姓氏顯於世也夫科第之崇技藝之精優伶伎
妾之黠浮屠異術之幻甚至姦回邪辟迂謬乖舛其姓氏皆可著於世皆可謂之知
名名士者豈知名之謂也知名士之名所由立則品尊而至難知品尊而至難則慕
之而不敢附核其真實而不敢誣

宰孔論

余讀春秋傳得良臣一曰劉伯金得佞臣一曰宰周公孔景王之末晉霸衰楚氛橫
內則子朝宥起之難紛紛搖動其社稷外始立與單子輔佐以平內難又合十八國
諸侯於召陵以制楚東遷後二百餘年以王臣奮發有為乃心王室者金一人而已
卒以諸侯不和霸臣求賂身死於軍大業不就嗚呼蜀之諸葛孔明其比類也莊僖
之間天下不知有王至於取溫麥中王肩而鄭宋魯衛之君篡執爭逐朝盟於東夕

震於西。秦亂不定。如奕棋然。齊桓用管仲。崛起東海。以尊周為己任。經營數十年。乃
 為召陵之盟。使是時。王室之臣。有伯筮其人者。內外夾輔。號召天下諸侯。革刑之僭。
 玉復西周之盛。固無難者。僖五年秋。諸侯盟首止。以定世子。王使周公孔召鄭伯曰。
 吾輔汝以從楚。輔之以晉。可以少安。於是鄭伯恃王命。遂叛盟。而楚旋有滅弦之舉。
 此謀即實出於玉。當使孔之時。孔豈不可彊諫而止之。止之不可。以死爭之。不然。秦
 國而逃。不奉此命也。既有此命。桓於是日服鄭。之不暇。而楚之無王益甚。又十數年。
 鄭始乞盟。為葵邱之會。是時也。襄王於齊桓。非孔之所能間。乃值賜胙而歸。道遇晉
 君。力詆桓之非。止獻之赴。嗚呼。其情見矣。向之王命。非孔謀之。而誰耶。夫葵邱之會。
 諸侯方虞天下之不來。晉來矣。而孔間之。其不欲桓霸之成。王室之安。若惟恐楚之
 或誑者。幸而不能殺桓。貶桓。苟能殺之。能敗之。幾何不為岳之檜哉。唐末。寇亂盜起。
 李克用以步卒萬七千赴京師。石隄良田之戰。大庸西華之捷。功第一。過汴。朱全忠
 醉之。而火其驛。請討之不許。及克用以兵助王重榮。全忠請討之。議者不可。宰相張
 濬受全忠賂。獨以為可。討之而敗。余閱五代史至此。惡全忠之不臣。而深恨於濬。當
 全忠之燒上源。其無君之機已露。濬能贊其君。許克用之請。以討克用者。佐克用。克
 用忿激之餘。濟以天子之靈。全忠之禽。未可知也。建中四年。朱泚圍奉天。不三日。則

城陷李懷光千里勤王。解厄於累卵之勢。盧杞不納而懷光遂叛。二相之奸。先後一轍。宰孔者。非其類與。嗟乎。內有劉盆。外無齊桓。內有宰孔。此周之所以不競也夫。

送郡太守伊公歸里序

嘉慶乙丑冬。汀州伊公墨卿先生。來守吾郡。興利除害。郡大治。未三年。以憂去。郡之人如失慈父母焉。公以郡志久不修。將網羅軼事。以備著作。命循奔走其間。循因得侍公。見公之起居言笑。藹然君子儒也。時漢墨作隸書。如漢魏人舊蹟。雷翠庭先生。理學名儒也。於公為鄉前輩。公讀其書。守其學。故學純而品正。措之政事。多有裨於民生國治。公嘗語循。欲梓雷氏遺書。公之素志可知矣。先是吾鄉北湖有湯家洋者。羣盜所聚也。每糾合強掠人物。或斬行木。擐舟楫。呼物主以資贖。甚至逞其淫虐。保甲汎兵。莫敢禁遏。公至聞其事。檄縣嚴緝。獲其魁。轟姓湯姓。及所稱鐵褲子者數人。餘黨駭散。而湯家洋遂無盜。縣役聶兆何者。詭稱道士。率妻子占據東岳廟。講經高會。誘婦女入寺。里之愚民。不惜供以錢粟。公廉得狀。擒而杖之。甕其頸。逐其徒。別招僧奉香火。出示諭愚民。民受教。各安農畝。不復為異端惑。習俗為之頓改。市井奸猾。無端中人以訟。名曰搭臺。民之稍有資者。多苦其擾。有馬甲者。其類也。公察得之。先

出示諭之改過。馬不悛。亟究治之。郡中唆鬻詐偽之風。為之衰息。嗟乎。朝廷設官。凡以為民耳。害民者莫如盜賊。惑民者莫如邪說。擾民者莫如刀筆健訟之人。譬之於苗。三者苗之螟螣。莠賊也。公去其螟螣。莠賊。則苗而秀。秀而實。各遂其生。各正其性矣。揚州居江淮之間。宜魚宜稻。煮海為鹽。其利尤甚。而商賈工藝之流。易於自食其力。以給妻子。所患者。賊而耗之。有盜賊。邪說與刀筆健訟之人也。故治揚者。以去害為急。害去而民無所耗。即所以養也。三者有所懲。而盜賊改為良民。邪說化為善俗。刀筆健訟悔而為讀書謹愿之士。又所以教也。公除三害。而三善備焉矣。楊竹廬都尉云。先將軍敏壯公廟。非太守之力。幾不可復。今將去。吾必餞而送之。子其為之序。夫公之善政。更僕不勝數。舉其大者。以為治揚者法。

周縣丞傳

公諱大綸。字理夫。其先居山東平度州。五世祖始遷為直隸天津縣人。乾隆二十年。由貢生捐州同職。改捐鹽課大使。分發福建。丁母憂去官。服除復職。調莆田縣。平海縣丞。公以微職。遊歷海疆。垂二十年。廉慎儉。貧海賤民。所衣官服。破敝塵垢。十月猶衣紗葛。上官以為迂。周之弗受。以貧遣妻子歸。才然一官。特立不倚。最後調臺灣府彰化縣丞。數年。知民頑。憂慮見於色。公狀長八尺餘。豐準。口橫闊。面赤色。虬髯。志形

於口。坦直無顧忌。任滿例引見。辭於縣。縣以衣惡。出所服贈之。公以手揮曰。昔此所以飽賊也。謁於道。道詢問民俗好尚。公曰。民將不孫。殆欲畔也。道曰。吾將往察。曰。不可。驛馬船具。足以擾民。吏役假官勢。科於縣。縣假官至之。費科於民。是促之畔矣。道怒斥不信。假公事。滯公於諸羅。未幾。賊匪林爽文果倡眾犯城。遞至諸羅。公憤曰。吾亦朝廷官。何坐視城陷。乃擢鬚奮入縣署。縣令適與老幕客對飲酒。公至。斥曰。此何時。尚飲酒耶。縣令曰。我文官無力。過賊勢。死也。死也。公張目。舞劍起。晚縣令曰。賊烏合眾。諸羅民素尚義。城雖孤。以死力守之。未必陷也。國家建官。命能守。不命能死。坐致民逆。死以塞責。小丈夫也。終弗聽。恨恨出。趨居民業友伯家。謀所以禦賊計。是夜賊已入城。據縣署。有見公者。曰。參也。縛去。故公賢不忍殺。而勸受其偽官。公且罵。且諭。副賊以掌摑公頰。公撫頰大哭曰。此顧乃為賊汗。以首觸柱。額裂血淋漓。賊猶欲其從也。囚之數日。始遇害。

陳德。浙江紹興府人。公僕也。諸羅陷。公被囚。德左右之。未少離。揮之去。德哭泣不言。賊知公不可屈。令副賊何北海者。禮待之。北海恨公罵。以刃於乳上刺。德急抱持。以身蔽賊。擊之。踰公乃遇害。德見公之死也。喑鳴叱咤。奪賊刃。奮擊賊。賊又擊之。右臂斷。德大聲呼曰。吾與賊不兩立也。以頭撞賊。賊亂擊。亦支解死。乾隆五十一年冬十

二月初八日事也。

葉友伯。廣東嘉應州人。商於諸羅。以公廉正。素好公。公亦往來其家。賊縛公去。囚縣獄中。繫髮石上。倒懸於床。友伯探知。懷橘餅二枚。冒危至囚所。勸公食。既被害。公屍及陳德屍。縱橫狼籍於樹上下。莫敢收者。友伯至屍所。拜哭。囊葬於地。逮大兵剽賊後。知府楊廷椿。覓公屍。友伯示其所掘之。皮膚蝟食盡。白骨中。惟心具存。赤色炎炎。然。公長子琦。渡海移公柩。友伯復為之經理。盡善云。

琦字璞亭。公娶於牛。生子四。琦璋鼎璣。璣早卒。琦材質穎異。善騎射。精力過人。賊平。福大將軍上公死事狀。

欽賜葬祭銀。封爵雲騎尉。子孫廢業。琦痛父骨未歸葬。以廢官讓弟。渡海至諸羅家。故貧。力貧忍瘁。踰越險阻。長毀致疾。五十六年秋卒於揚州。公遇害時。年五十有一。琦年三十有八。公既死。義民乃以死守諸羅。不陷於賊。

焦循曰。公死事狀。琦得之於葉生友伯。諸羅人稱之不異辭。琦以語弟鼎。鼎親語余。考公之生平。即無殉節事。亦古廉吏。豈無所樹立。以死自飾哉。當世疑公大言者。至此多歎服。然陳德之忠。葉生之義。琦之孝友。余苦其不傳也。

竹鄰遺稿序

陳善

人不能常聚而不散。當其聚不知散之悲也。散之初亦不知聚之樂也。迨散而復聚。聚而仍散。至一散不可復聚。而後知聚之足樂而散之足悲也。而其中又有以一時之聚散。關學業之盛衰。則其散也尤足悲也。乾隆乙卯。先師皋文先生來自富陽。余始受業。同學者羅君深甫。周君仲禮。叔寬。時相遇。從朋友之樂自此始。未幾先生赴新安。逾年。攜其高第弟子。金君朗甫。江君安甫。來杭。朗甫工於文辭。安甫邃於易。各以所業相切磋。余與朗甫生同歲。相得甚懽。已而先生之京都。余以壬戌赴禮部試。得見之。惜安甫已死。朗甫在馬。幸昔之散而復聚也。而余旋有河南之役。謂散將不久而可復聚也。乃甫至豫。而即聞先生及朗甫之凶問。為位而哭之。因歎師授無聞。朋友凋謝。不獨聚散之踪迹。若飄風飛電之變滅。而學業之盛衰。亦如華實榮落之相推也。良可悲夫。昔昌黎韓氏崛起於唐。從游者有李翱。皇甫湜諸人。而元和之文。乃大復古。眉山蘇氏奮興於宋。亦有秦觀。張耒。晁補之。李廌。黃庭堅。陳師道六君。相與倡和之。當時稱為極盛。今先生闡虞氏之絕學。發為文章。將以大昌於時。一時從游之士。翕然宗之。不幸安甫先生死。朗甫深甫相繼從先生於地下。諸君咸具卓犖不羣之才。曾不得少展其抱負。則可悲者。又豈獨在語言文字間哉。朗甫才氣開朗。

擇尚與古人相期而力能赴之。早歲成進士。入翰林。使天假之年。得抒其幹濟。必有大過人者。即不然。而老其才。還其學。行風雅之餘緒。達駁人之微指。其辭章亦宜止於是邪。道光己丑。余假館新安。得見朗甫之子讓恩。距余與朗甫訂交之歲。蓋二十八年矣。嗚呼。當朗甫既歿之後。豈知二十年後復與其子聚耶。今其子克嗣家學。刊其遺文若干篇。題曰竹鄰遺稿。余讀之。恍若與朗甫晤對也。嗟乎。朗甫生雖不見用於時。而其文猶足傳於後。其可以少慰矣夫。讓恩問序於余。余何足以叙朗甫之文。朗甫之文。亦不待余而傳。顧余於朗甫聚散之際。有不能已於言者。因書其後而歸之。

贈高雨農序

今之言古文者。皆曰明道。然而明之者何人哉。道學之名。創於宋史。說者謂聖人之道。至宋儒始大明。於是言格致者。主朱子。言主靜者。宗陸子。黨同伐異。人人以術道自任。其實則隨同附和。於道均茫乎未之見也。竊嘗以為言理。至宋儒而精。言道。至宋儒而隘。非道有時而隘也。宋儒以理之精者為道。乃古聖人所以責於己之道。而非古聖人之所以範圍天下之道也。道者人所共由之路。古之聖王。範天下以道。合知愚賢。不肖。使之共由而不使之知。故其道寬而民之從之也易。宋儒以理之精者。

為道。賢智者能知之。而愚不肖者亦使知之。於是五尺童子。皆言性理。務名之心勝。而強制偽託之弊滋矣。古聖王之道。莫備於禮。禮始於謹夫婦。周官媒氏。仲春之月。司男女之無夫家者而會之。先王豈不知會之之違道哉。以為不會而流弊滋甚。不如會之之弊小也。宋儒守從一而終之說。婦人女子。皆知節義。其能貞潔自守。足以風世者。固不少也。而慕節烈之名。輕身殉夫者。亦往往而有。更有甚者。父兄慮少婦之難終守。築臺焚香。逼迫自盡。人道之極。等於豺狼。若以先王之道。道之何遠。至是歟。蓋理主於察。故足以有別。道期於達。故有時從權離之。則各得。合之則兩傷。余嘗存此說於心久矣。欲求與余意合者。暢其說而卒不可得。道光十一年冬。前制府孫宮保。延修閩志。同年高君雨農。長於古文。時同修纂。因得讀其抑快軒集。至理道異同論。躍然起曰。何其先得我心也。其言曰。理惟其精。而道每寓精於粗。理惟其密。而道每藏密於疏。又曰。理常而道變。理拘而道通。理以自厚。而道達諸天下。因舉喪服同居繼父服。以辨夫死不嫁之說。嗚呼。非有見於古聖人範圍天下之道。安得此精深博大之言乎。君生長於閩。閩中世守朱子之說。君又少習宋儒家言。而不為宋儒所囿。其確有所見。又可知矣。然君為是文。迄今已十餘年。君負盛名於閩。與君交者。無不讀君之文。稱君之文者有之。稱君之文足以明道者未聞也。是宜明道者難得。

其人知之足以明道者亦難得其人歟昔歐陽修辨河圖洛書之怪妄人皆駭然非之。後得衡山廖僂同其說。因為之序其文集。而其說乃大顯。今道學之說。堅於河洛。余之不才。不及歐陽。而君以一意孤行。闡千餘年以前未明之說。竊恐後人之駭然非之者不少矣。然君為是文。不過十餘年耳。而有余同其說。安知十餘年後。不更有一人張其說耶。十餘年後。更有一人。安知數十年後。不可奪眾人之所溺。而使古聖賢寬厚博文之道。大明於後世耶。古人臨別贈言。今春志甫削稿。余將旋浙。君亦將歸光澤。東西路歧。不知胡面何日。悠悠之思。所不能已於言者。願君之以道自重。而亦以見余與君之交誼。不在語言文字之末也。

長豐山居圖記

新安大好山水。自昔稱之。余少從武進張皋文先生游。先生館於歙。嘗與余言黃山之勝。因出游黃山。賦示余。因辭以求其境。奇壞詭麗。信東南之巨觀。心竊慕之。而未能至也。道光元年。余自池州赴徽州。度箬嶺。時日初出。遠望黃山。雲海迷茫。白與天際。日光照耀。諸峯點點如浮水上。因數郵郡山水之奇。聚於黃山。其支分於黃山。稱勝境者。當不少也。九年。假館歙浦。明年赴黟縣。過休甯。經白嶽之麓。見其雄奇靈秀。不下黃山。四面山峯羅列。湍流盤旋。其下波紋如縠。以為休甯山水。白嶽而外。必有

一邱一壑。為人所玩賞者。未幾旋抗。明年適閩。度仙霞。覽鼓山之勝。南至廈門。登摩天之峯。望海上諸島。與黃山雲海無異。始知覽新安山水之奇。不必騁海外之觀也。今年朱君彥甫。以長豐山居圖見示。長豐為白嶽之支分。彥甫以休甯人。僑居杭州。幼時讀書其中。因為此圖。夫人生游歷之地。遇佳山水。輒存諸心目。而少時所游尤甚。況其為桑梓之地哉。吾聞古之汲汲於後世之名者。登高山。臨清流。摩崖勒石。以冀傳不朽。而名山勝境。亦往往藉人以傳。峴山以羊叔子。杜元凱。蘭亭以王逸少。輞川以王摩詰。其最著也。嗚呼。自有天地。即有山川。登臨者不知凡幾矣。而流傳者僅此數人。若此數人者。豈能旦暮遇之哉。長豐之勝。不知與峴山蘭亭輞川何如。然其名勝。不自今日始也。游長豐者。亦不自今日止也。他日者。彥甫賴長豐以傳。歟抑長豐賴彥甫以傳。歟不可知也。不可知。姑記之。以俟來者。若夫山水草木之秀麗。昏旦氣候之變幻。非身歷其境者不知。故不著。

損齋記

玉之為寶也。非不溫潤縝密。然其瑕未攻。則其體不純。金之為質也。非不燦爛照耀。然其滓未鎔。則其光不著。攻與鎔。損其病而使之完。然盡善也。物未有不以損為益者。而況人之為學乎。人之一心。氣質錮之。嗜欲撓之。人情之傾險。反側憂患。鬱怒又

交攻之。本非金玉之質。而晦蒙日甚。其故由於不能改。不能改。由於不知悔。益之象曰。君子見善則遷。有過則改。遷改為益。而實損以成之也。文章亦然。庸淺之傳。拘其耳目。庸俗之習。窒其心思。不知別白。有不淪胥日陋者哉。韓子曰。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則兩漢以下。在所損也。非聖人之志。不敢存。則聖人以下。在所損也。人之於學也。損之又損。而幾乎聖。其於文則肖其學以出之而已矣。故古之君子。未嘗求工於文也。而文皆有用之文。若無行之人。則文雖工而無所用。余生四十又八年矣。追念前此所為。無事不可悔。嗟乎。以古人達天知命之年。而猶為畫過之府。後此者。其尚有三四十年耶。即有之。其果能損焉否耶。即能之。垂盡之年。日月幾何。譬如路澗之砂礫。雖日就澌濯。亦與朽壤泥塗。同歸無用爾。古人之為學。於其止也。雖如山之積。君子猶惜之。於其進也。雖一簣之覆。君子猶勉之。苟能存損之又損之心。自今伊始。不以一息之存。而或懈。當亦古人所不棄也。老子曰。為道日損。吾知損而已矣。敢云道哉。因以名齋。而記之以自警焉。

南武奉祠圖記

昔曾子釋烈文之詩。以民之不忘前王。由於民之利其利。疏云。民為利者。前王亦利益之。夫民之利。民自為之。而疏以為皆前王之所利益。豈古之人善頌其上歟。抑上

之人實有利於民。與道光十一年。余來閩中。李蘭卿太守。以其先大夫硯雲先生。南武奉祠圖見示。而屬余記之。先生初知高淳縣。以丁外艱歸。服闋授上海縣丞。尋知新陽縣事。又權川沙撫民同知。先生之為政也。仁恕通敏。所至有聲。而於新陽尤烈。新陽為淞江上流。先生相貶。諸圩堰為水梗者。皆闢之。又考圖經。教民修隄。障以除水患。邑多積訟。先生至。立剖之。不輕笞罰。民用悅服。至崑山之民。亦來求判。先生之惠及於民者如此。時白金貴。泉布賤。鄰邑徵賦。皆增其直。吏以請勿許。又介所親以請。先生曰。加直之說。一開。後即援以為例。吾不忍為也。嗚呼。觀先生之言。所以為民慮者。至深且遠。宜乎民之不能忘也。今世守土之吏。三年秩滿。非擢即移。視官府若傳舍。利於己者。為之惟恐不及。利於己而無利於民。勿顧也。利於民而無利於己。勿為也。若於民利矣。於己不惟無利。且有損焉。而猶亟亟為之。惟恐不及。則先生一人而已。江南丁泉漕賦之重。甲於天下。自前明已繁。我朝定鼎以來。例徵輕減。然水旱不時。民亦困矣。司牧者又從而加之。宜稱為民父母之意哉。故先生之善折獄。興水利。猶未盡見德澤之厚。何則。聽訟之得情。行水之盡利。才識明敏者能為之。況先生之才德兼備者乎。惟灼知夫民生利害之所繫。雖在數世之後。猶必深謀遠慮。而豫為之防。絕不以波累及己。存遲疑瞻顧之念。此非心乎民者。不能是足以見先生

德澤之厚。非一時所能盡也。先生少治經。通漢鄭氏學。鄭氏注周官。以六計弊羣吏之治。曰廉善。曰廉能。而隱括其義曰。斷以六事。以廉為本。古未有不廉而可以成事功者。然則先生之治新陽。以廉成其能。亦以廉成其善。士不通經不足用。豈不信歟。先生既歿之後。新陽之士民。懷其德。立廟於卜山。以世祀之。觀先生之不忘乎民如此。而謂民能忘之哉。

曾王文錄後序

馮恒

文與道裂而文章亡。六經之文非文也。道也。孔子曰。文不在茲乎。又曰。天之未喪斯文也。不曰道而曰文。明乎文即道也。然而奇法詭正。詰屈聱牙。亦未嘗不尚修辭也。百家氏興。若管晏荀楊之流。賈董匡劉之屬。雖醇駁不揜。固皆持之有理。言之成物。非無見云爾者。而文辭高古。亦無以尚焉。夫言文不與道俱。則文為虛器。言道不繫以文。則道何攸承。故道與文未有不出於一也。自此義不明。由是論道者。以文為卑而不足為。治文者。以道為高而不敢言。文不足為而語錄盛矣。道不敢言而辭章富矣。其弊皆本於文道分裂而作之備者。其相如子雲與。自相如為靡麗之辭。子雲效之。世盛稱工。而卒大壞於八代之季。然則文之工。正文之亡也。後儒薄之。戒勿染習。壹專於講性修命。文道之合。於是為盛。而流其後。言言論性。篇篇講道。黃茅白草。率多不免。至於懲創締章。繡句之弊。而文不加飾。閒雜方言。斯又矯枉過正矣。是以君子尚論古文正範。必以南豐曹氏。臨川王氏為歸。其文根極道理。折衷聖哲。而於其心之自得。上溯董劉荀楊。以達經傳。既無不合。而沈雄峭刻。各自名家。又足令老師宿儒。誦之無斁。文道之必出於一。於二氏益信之。儒者每謂周程諸子。倡明斯道於千載既絕之後。列在道統。不知二氏之說。猶在洛閩之教未行也。亦可謂豪傑之士。

奮然特起者矣。或謂曾氏無閒矣。於王氏不無遺譏焉。抑觀其諸書序學記等。莫不道古典博。入理澄泓。而他文稱是焉。孔氏不云乎。君子不以人廢言也。而奈何苛論也。先君夙嗜二氏文。曾拔錄其尤者如干首。評隲之。誠以二氏之文。即其道之所寄。不獨治古文者可為鵠。而世之空談性命者。降心以從。未必無獲也。小子妄不自揆。因原先君選斯集之意。兼論文道離合之由。書其後。以諭世之讀二氏文者。

朱烈女殉節記

朱烈女者。昭文秦奕文季子某之妻也。曷稱烈其死也。蓋殉夫氏之喪云。既殉夫喪矣。曷以女稱。曰未成婦也。其不成婦奈何。既受聘未昏。婿死。女泣血願奔喪。父母憐其少。靳之。後三月。賦詩縊而死。君子賢之。諡之曰烈女。曷賢乎。烈女賢其非婦而守婦節也。殉夫婦節也。君子曰。猶難烈女也。克盡夫婦之所難。不已賢乎。其弗死於聞訃而待百日。何哉。未得死所也。甫聞訃。烈女將遂死。則鄰激且傷父母心也。吾欲盡吾節。不可苟死。以累吾親也。越百日。有請昏者。女曰。今不死。吾節失矣。歛然引決。其死也。斯得其所。蓋益難云。烈女之得盡是難也。孰成之。天成之。人之能貞烈也。或須訓習勸勉。則人功斯遠。天真矣。女年裁十八。初不有訓習勸勉也。方祈死。家人沮之。不動。則又解之。卒恍慨殞身。其甘如飴者。謂非成於天乎。女之死。天哉。不遂厥志。

猶浪死矣。將何以遊厥志。女之父使信告於壻家曰。某之女無幸。不獲與壻成兄弟。自其聞訃也。義從一。曰。吾忍獨生。某弗能禁其志。今自我矣。敢告壻之兄。整冠而見信。泣而謝曰。某之弟不天。早喪厥年。重為淑女憂。且累以極於死。深痛。敬聞命矣。收拜使者。使者退。乃諏吉日。迎壻歸於壻之兆。啟窆而合葬焉。斯遊厥志也。雖然。未顯其名也。則又疏其實。上之邦伯。邦伯曰。於女也。而盡婦節。得其死天也。甚難。達矣。奏請。

帝旌其閭。樹表於墓。久勿圯。行人經其側。相與流連。起敬曰。是朱烈女之表與墓也。若之何為女子。而勿儆其行也。君子謂烈女之名。於是乎顯矣。競屬文道之。感慨悲歌。如觀其生。流於海內。今後世之人。且皆知有朱烈女之人。不謀而同曰。嘻。其烈也。不佞爰為詞以弔之。曰。彼山之石。不足以方其貞。彼河之水。不足以較其清。吁。嗟。烈女。女。凜婦誠。天成厥志。而顯其名。

書烈婦林氏事

陳珍

三韓代君令平湖使。廉從梁二之乍浦。職滿洲倉儲。代君去。一留。出納糧。筭者餘十年。粗曠尚氣。問里紳士。頗有依附之者。湯山下。顧三妻。土妓也。年老色衰。聞邑中小家林氏女美。則營娶為子婦。入門。即以微言動之。不可。說誘萬方。終不變。三妻怒。與其子日夜敲扑。飽受無一言。奪之飯。閉口待盡。刀擬其喉。無懼色。歷二年。三妻知不可屈。恚甚。熾火煨鐵叉。炮烙之。爛竟死。促棺斂。棄山凹。梁二適偕數紳士。入茶肆。吸茶。聞之。怒躍起。大呼曰。真烈婦。我當急白我爺。直其寃。諸紳士笑止之。曰。君癡人。何與我輩事。乃怒也。且已棺斂。庸得直。二叱之。立遣善走者。白邑令路君。明日路君來。緝凶犯。三妻逃。山後匿。獲其子。帶至山凹。命作開棺。有拾柴小兒。號籃頭鬼者。五六人。助舉蓋。檢視畢。撥夫役捕三妻。未及山後。又有籃頭鬼數十。呼號歡忤。拘三妻至。路君乃追還夫役。使押送二犯。赴牢獄科罪。

裨史氏曰。烈婦林本小家女。而冰霜勁節。根於天性。其百折不回之概。真可以孚豚魚而泣鬼神矣。余獨不解恣橫如梁二。無賴如籃頭鬼。皆知敬烈婦。重烈婦。奮不顧身。以直其寃。而一二冠儒冠。服儒服。口誦周孔之言之紳士。竟以為無與己事。而沮之也。嗚呼。

名論

楊 措

古之命名也。冠於阼階。醜於客位。三加彌尊。已冠而字之。以名生為信。以德命為義。以類命為象。取於物為假。取於父為類。而又珍之以金玉。勗之以古人。欲其相生也。貫之以五行。慮其相雜也。比之以同文。強之也。女子而名之以男。柔之也。男子而名之以女。憂其疾也。名之曰棄疾去病。雖有惡人。於其子也。無不錫之以嘉名。莊周曰。癘之人。夜半生子。取火而燭之。惟恐其似己也。其是之謂乎。以是言名。古今之人。人人有之。循名以責其實。能副者鮮矣。然則錫之以嘉名。人。也。名之曰幽厲。人。而天也。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太上以道德名。其次以功業名。其次以文章名。又其次以技名。以道德功業名者。昭如日星。布在方策。尚矣。文辭藝也。美則愛。愛則傳。馬。若夫養叔治射。庖丁治牛。師曠治聲音。扁鵲治病。僚之於丸。秋之於奕。伯倫之於酒。末技之妙。動物應心。各挾其可名者。以名。未有不可名而名者。乃世之人。謬以爵祿為功名。爵祿果功名乎哉。如以爵祿為功名也。則身都卿相之位。而食祿萬鍾者。凡幾。其閒竊儀同之封。供三品之料者。復當何以名之。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疾其未沒世而沒已久也。夫高爵厚祿。天實主宰焉。不可倖而致也。唯名也。天主之。而人亦與。有權焉。駕其實。而名即隨之。或遲之又久。至於一世二世三世五世之後。乃始稱之。

不積不流。不止不行。天之愛之。而欲壽之。固如其矜且重也。名可虛得哉。名不可
虛得。於是乎有釣之者。沽之者。竊之者。而庸耳俗目。遂羣然以盛名歸之。君子知其
然而安之若素。又蓋與為伍也。遂欲潔身以逃之。逃名而名我隨。非君子之初志也。
君子之志。斷以無名。名無名。天地之始也。人與萬物。無不以名。名以無名。名者。惟指
有之。夫以無名。名矣。有時或屈而不伸。屈而不伸者。天也。非疾痛等事也。又何樂乎
有名。

復社姓氏傳略及南都防亂公揭序

吳廷琛

易否之傳曰。君子以險德避難。朱子釋之。謂收斂其德。不形於外。以避小人之難。旨哉斯言。此君子所以處亂世也。方明之季。顧端文高忠憲兩公。講學東林書院。東南士大夫。翕然宗之。其時魏閹亂國。羣小醜正。疾而仇之者。造為名目。羅織以逞其毒。書院既廢。文社踵興。通都大邑。文學之士。持袞聯襖。所在以社名者。蓋一二十數。復社起而合之。督之以規條。申之以盟約。而又開闢奔走。要約而羅致之。先後為大會者三。同社至二千二百餘人。崇禎戊辰。已巳間。復社之名。動海內。橫於社者。以為大辱。則不能無門戶之見。社中人。既以節義相尚。目擊時事之濁亂。羣奸之橫行。其議論率慷慨激昂。至南都之事。不惜大聲疾呼。撻凶鋒而明樹之敵。以故陸文聲周之夔。構之於前。阮大鍼王賢鼎。攻之於後。當是時。陳貞慧諸人之不死者。其間不能容髮。吾反覆是編。深惜諸君子之不能險德避難。以及此也。雖然。諸君子之為此也。豈不知其足以賈禍哉。要其中忠義激發。不能自己。雖碎首捐軀。而有所不悔。迨明亡。朝臣覩顏辱國。以求苟活。而終至屠戮者。何可勝數。而社中諸君子。名不挂搢紳。位不列通顯。鱗然不滓。致命遂志。逸民義士。所在相望。甚有逆新命。抗王師。身膏原野。而卒被復恤於異時者。然後知其平時節義相尚。得於朋友切劘之力。而非標

榜以為名高。結納之為最舉也。詩不云乎。風雨如晦。雞鳴不已。當烟瘴沸羹之時。猶有諸君子同方合志。秉正嫉邪。振頹俗之泯替。扇芳風於污世。此固東京清議之遺。而世道之所維持於一綫者矣。社事之成。吳江吳扶九力為多。當時輯其姓氏為一冊。其五世從孫山嘉。又蒐采事蹟之可見者。為之傳略。並附南都防亂公揭於後。予悲諸君子身丁厄運。不得以功名自見。徒以聲譽太廣。議論太激。為時所忌。而幾殞其身。嗚呼。惟其的之。是以射之。自古黨人之禍。皆由於此。宜惟復社也哉。

義賑徵信錄序

道光癸巳歲。自秋徂冬。天作淫雨。田禾秀實。大減。撫部侯官林公飛章入告。得旨。長元吳三縣。緩徵額賦十分之三。是冬雨雪。閏作。迄卒歲。晴霽日鮮。稻在田。不得收穫。即收穫。無所曬。暴率溼。鬱蒸變。吾郡戶口繁庶。商旅輻輳。漕賦挈重。仰食鄰省。湖廣四川。熟則商船連樞。浮江而下。會上游。亦大水。客米罕至。糧價騰踊。民食大匱。海濱大風。木棉不收。啼號相聞。塗有餓殍。公憂傷嗟歎。忘寢與食。國家蠲賑。例有期限。迫歲晚。不得復請。則行糜粥以食餓者。為棉衣以衣寒者。既乃集紳士而告之曰。凡吾所得為者。既相率為之。而所濟十不及一。勸分古禮也。吾率屬以倡。其各閭而為之所。以輔吾之不逮。於時方伯江夏陳公。宣布德意。悉心區畫。府若縣及佐貳官。

勞來勸諭。輸者膚至。凡得錢十四萬四千五百銖。府以上施舍之數。不與焉。察最戶口。城廂則遺諸生之曉事者。各鄉則委佐貳雜官之廉幹者。凡為口二十一萬一千八百有奇。城廂給賑五月。各鄉三月。閱半年始蕙事。尚贏錢一萬餘緡。實存司庫以備公用。於是老稚皆獨。如熙春陽。塗歌巷詠。若出一口。公心於是少慰矣。往歲在癸未夏大水。公時陳臬茲土。勸舉義賑。以續官賑之後。閱十年。又有是舉。此十年中。歲比不稔。公私耗乏。令甫出時。眾情惴惴。如不克勝。卒能忘其艱難。踴勉奮發。以迄於有成。非仁心仁聞。素孚於民。何以得此。易曰。有孚惠心。勿問元吉。言上有信以惠於下。則下亦有信以惠於上。不問而元吉可知。其此之謂矣。事既竣。籍其出納之數。以徵信於後。琛為述其事而序之。

御書印心石屋記

印心石屋者。雲汀宮保督部。幼時隨其父。黃江先生。讀書處也。公家資水濱。水中有大石方正若印。因以名其書齋。道光乙未歲十二月。宮保公述職在京。奏對之次。上垂詢家世里居甚悉。翼日。御書印心石屋四字。俾為書齋之額。越日。又為壁窠大字。以賜在廷之臣。傳觀并賀。以為榮遇。公歸敬勒諸石。則東南之士。爭相瞻仰。歌詠以志其事。

聖賢相得。千載一時。是誠無矣。蒙於此篇。又有說焉。兩江政繁任重。為天下最。又適當兩淮釐務。盤根錯節。釐剔整頓之時。公以一身肩之。旁撓掣肘。毅然不顧。他人所不能言。不敢言者。無不原始要終。條分縷晰。以達於

一人之前。而間執疑謗之口。今者從容對揚。達猶辰告。於是乎在。一切利弊之所當因革。章奏所不能盡者。無不可諄詳委曲。以抒其所見。而冀以見諸施行。雖其造膝之謀。疏遠者所不及知。而由夫 垂問之周詳。天章之疊貴。以想見其都俞往復。

一德一心。則夫

聖賢相得。千載一時之盛。夫固有先乎此者矣。宜乎東南之士。先覩為快。如日星雲漢之光景昭倬。固知公之遭際

聖明宣布。德意將大有以併懷而覆育之也。且是屋也。先人之清芬在焉。越今數十年。而 天光臨照。公之所以移孝作忠。貽令名於無窮者。將不在茲乎。爰為文以誌於公。以効區區之稱願焉。

皇清誥贈榮祿大夫。祭祀鄉賢黃江陶公神道碑

黃江陶公之卒也。年家子山陽李君宗昉。次其事為之行狀。其葬也。有歲坐之銘。有表墓之碣。凡所以揚焯懿徽者。罔弗至。其後鄉人思公之德。請祀於鄉賢祠。又體其

事實上於禮部。公歿時。長子澍方為編修。厥後官漸顯。先後以 覃恩贈階。自儒林
郎至資政大夫。法得立神道碑。今宮保公總督兩江。復以道光十四年十月十八日。
覃恩晉階榮祿大夫。太子少保。本官兼官如制。配黃氏。晉一品夫人。將立石墓
道。而以碑文屬琛。琛惟善人君子。鄉邦之元氣。其達而立於朝。則以其清懿之德。培
養國脈。又康兆民。其居於鄉。則本其躬修之行。以化於里黨。而教其子弟。當其時。無
的然震耀之舉。甚且窮約枯槁。曾不得稍自佚樂。至於遺澤深厚。流光無窮。則嘗於
其子孫見之。安化陶氏。子姓蕃衍。世有令德。琛嘗讀公所為大父文衡府君墓表。及
其顯考寅亮府君行述。既有以知其先代之德。益知公之所以承先啟後者。源遠流
長。而未有已也。公之歿。距今垂三十年。其行久而益章。既俎豆於鄉賢之祠。而宮保
督部方為 國名臣。以丕顯先人之烈光。天子之所以榮之者。有加無已。則貞珉之
文。其可以闕如乎。琛與宮保督部同舉於禮部。於公為子行。不敢以不文辭。則銘以
揭之。銘曰。

公之先世。系自長沙。都督八州。以昌厥家。芬烈繇遠。罕漫弗曜。根本盤嶽。烏奕有造。
惟公祖考。寬中肅外。察盜隱惡。為長者最。公考繼之。惟孝克友。處善若壘。拾金弗有。
施於有政。或請或田。式於鄉人。化其秀頑。自公幼學。穎悟絕類。梳爬百家。貫串經義。

士先器識。務正其誼。東身岸巖。厥行優異。事孰為大。始於事親。澣之洒之。厠膾中帶。母疾而病。嘗歲以下。至誠通幽。逆喜乃告。古之純孝。何以加茲。本立道生。動罔弗宜。衣麤食蔬。誓厥堅定。學為有用。以義自任。里民盡驚。有虎噬人。攫網肆虐。公號於神。繫神之靈。維公之誠。虎去無迹。人安厥生。殖殖其庭。故鬼是宅。如曰譖譖。居弗清謐。公為禴禁。冥漢成格。率作興事。不辭險難。恤惠急病。公心所安。公之行誼。孚化鄉黨。歿祭於社。是行是仰。公之文章。根極義理。達於枝幹。吐棄華靡。世德淳嘏。公克振之。延於世世。篤教惠時。教誨爾子。為稷為契。肇敏戎公。為國柱石。帝用嘉之。丕錫爾祉。品章駸靡。輝照金紫。勒辭豐碑。昭此茂實。膏沃源遠。保世無斁。

遊西山記

李宗昉

嘉慶十三年八月十六日。與朱蘭坡琦朱詠齋士彥卓海帆秉恬。約為西山之遊。晨集蘭坡齋中。挈酒同往。道出廣安門。過蘆溝河。折而北。十餘里。過一山。約二里。復漸窄。僅容一軌。輪碾沙石。車傾側不安。下而步。半里許。山忽中斷。石壁峭立。巖所來徑。如自車箱中出。蓋石龍溝也。山下平沙漫行。為潭河所經處。秋水既涸。黃流一綫。遠在北岸麓。猶潺潺聞水聲。五里至奉福寺。詢僧以潭柘遠近。僧云。自寺西至潭柘。二十五里。西南至戒壇十里。時日未昃。乃促從者行五里。過栲栳頭。路分為二。其一西上。至潭柘所由也。其一南上。即登戒壇。路無輟迹。留車野店中。踰石橋。鼓勇而登。率皆峻坂。多碎石。行數十步。或百步。即一息。坐石上。仰視諸峯。如屏障中一峯尤奇。矗立雲表。山凹有洞。欲與海帆往探之。日已暮。不果。曲折四五里。聞鐘聲。又一里。始及寺。入西軒坐。僧治具。問以來所見奇峯。曰。此名極樂峯。洞險且深。遊者罕至。蓋西山多石戴土。茲獨峻峭。露石骨。知其中必有奇境。惜未能窮其勝也。僧又言。山有化陽洞。即太古洞。洞口垂藤。幙之。秉炬入里餘。有龍躍魚游。獅生。皆石乳所凝。又有石佛危坐。西一穴。冥冥不見底。與潭河通。聞之。皆神往。決來日往遊。飯罷。月上。步出門外。適村民賽神者至。人語嘈囂。若城市。東行至千佛閣前。古松四株。皆奇絕。最西一株。

為活動松垂枝下出欄外。搖其一枝則四圍枝皆動。一株微執以石柱承之。其第三株名卧龍幹。側卧臺上。橫走二丈餘。第四株在明王殿院中。周以石欄。圍二丈。皮白色。詠齋題名其上。漏可二鼓。月益明。四山寂靜。風聲謐然。就松下環坐飲。醉抱卧龍長嘯。響谷崖谷。漏三下乃寢。次日天微明。起漱開戶。南峯面人如屏立。雲一縷從林中出。急呼三人起。雲彌漫山頂。已近簷下。衣袂皆沾溼。盥畢。登千佛閣。視眾峯若培塿。比至觀音閣。則南望極天。渾河繞山如帶。遠見昆明湖。晶光蕩搖。與烟雲相吞吐。下至戒壇。遠出明王殿前。觀太康石幢二。階下則明僧道孚所建普賢二塔。存焉。復由四松下回西軒。而雨作矣。雨稍止。將覓炬。欲遊化陽。僧言雨後徑滑不可行。遂呼山與冒雨往潭柘。出寺門而雨止。西上南羅喉嶺。路稍平。過嶺西北行。經馬鞍山下。山巉削多石。迤邐十餘里。望北峯下。青綠蔚然。與夫指曰。彼潭柘也。不數里至矣。遂中巖壑。卉木殊形異類。目不暇給。至寺。僧迎客。東入延清閣。少憩。閣前竹可半畝。高丈餘。步出閣後。則左右皆竹。竹下皆流泉。清聲泠泠。與幽禽聲相應。如琴筑之響。細而不沈。坐移時。暮色沈沈。與濃陰合。待至三鼓。月不出。乃卧。辨色興。陰如故。出寺東側門。有觀音洞。鑿石壁為之。卑隘無足觀者。循澗行。出寺前。歷高坂。訪蓮池古蹟。在西觀音洞外。梵石為方池。泉極清冽。大石四五。出崖際。皆奇古。惜俗僧燎垣其上。失

資江王氏族譜序

陶澍

王氏邑著族也。自戶部昭亭先生兩娶於吾家。一為修武知縣石城公之孫女。一為雲南知事守豫公次女。其時兩家子弟皆鼎盛。幾幾乎珂於里而笏於牀矣。互為婚姻。至今罔替。余年十二。隨先鄉賢公館於虎文上舍家。嘉慶辛酉。與萬泉學授公車北上。旅邸同燈火者二載。繼又與平舫明經為兒女婿。計里中戚姬多矣。而於王氏羣從尤惜惜然有相親之意。親以婚媾也。尤親以道義。萬泉舉鄉試之年。余始游於屏。其後十五年。成進士。而余方官於翰林。二人者。出處相為先後。己卯冬。余奉命備兵川東。順道假歸。而萬泉方自寶慶教授奉諱里居。握手眷然。時方與其族之賢者議輯族譜。尚未就也。

今上即位之初。余首被恩命。擢授晉臬。地居太原。故王氏郡望所在。下車之始。即詢其風土人民。而王氏之族罕有存者。蓋古人之世不相及久矣。因念半生宦游。足迹幾徧天下。所見人民城郭大都非故。而吾邑介在山陬。其民羣萃州處。往往數百年不易其地。孫孫子子。婚姻洽比。有桃源雞黍之意。若吾家自吉州公以至舜卿。王氏自子明公以至孟俊孟說。皆從江右來。占籍在安化。未置縣之先。非夫源遠而流長。奚以致此。於是其譜告竣。而平舫自京邸以書索序。且致萬泉諸君之命。竊惟王

氏之族。優龍劣虎。自昔已然。姓纂言王氏新望二十有四。皆出子晉後。其系世之遠。與敦宗之誼。京國諸君子。序之詳矣。獨念余與王氏居同里。行同倫。盛衰同折。戚俯仰之間。有不能已於言者。爰因其請而發之。俾覽者有所興起焉。

梁氏族譜序

梁氏受姓夏陽。世居江右。其遷楚南。自元初忠秦始。子孫散布安化。武陵。新化。各邑。分為五支。乾隆丙子。曾合族修譜。迄今六十餘年。丁戶益繁。復續輯焉。而序於余。余惟古者大小宗之法備。於是有小史之官。辨世系。莫昭穆。小宗伯掌三族之別。以辨親疏。蓋所以尊祖敬宗。收族如此。其至也。自宗法廢。而譜牒之修。不可不講矣。人易世疏。昔人所慨。非有以聯之。奚從向恒河而數沙耶。顧禮有云。同姓同宗。合族屬。苟非其宗。固不可得而合也。同一王也。則未知其為元城歟。宜春歟。北海之田。太原之姬。歟。同一李也。則未知其為趙郡歟。成紀歟。柳城之奚。畧陽之氏。歟。是離之未必不美。而合之反為傷也。乃若賢者之相附。則有之矣。史言張九齡。張說為相。乃與通譜。系黃庭堅與曾。稽黃渥。皆出婺州。由七世以上。失其譜。以年相望。與渥近。復以兄弟合宗。此即近世合譜之說也。山谷賢者。二張名臣。決非出於假借。雖世次不可知。而其宗則同。故譜亦得而合也。梁氏侯於漢。為膏梁華腴。其前在晉。有下軍御梁餘。

子養在魯有孔子弟子梁鱣。又陳留風俗傳。畢公高之後。居大梁。有梁垣氏。史記。嬴姓分封。有將梁氏。與夫梁邱。穀梁之屬。凡古有而今無者。或多以複改單。而為梁。然已往者不可得詳也。自忠奉以來。世次可稽。又非若山谷諸人。之以年相望。而為兄弟者。比譜之合也。宜矣。以此收族。即以此尊祖。而敬宗。余於是歎梁氏之澤之遠也。

羅庶常遺詩序

余來江南之歲。聞石友在其從兄鎮江守琦署。將作書訊之。俄聞石友死於虜。石友死矣。白玉樓作記。天上差樂不苦。惜不得親其筆落風雨時也。明年。柘農從江西來。攜其彙行篋。出以視余。秋燈半地。然官燭讀之。相與愕然。但然驚且慄。已而慨然歎。知石友不盡也。石友名瑛。善化人。年二十舉於鄉。厄公車者九年。嘉慶丁丑始成進士。入翰林。其人淳和清曠。氣宇脩然。熟於經義。駢體律賦。擅一時。尤精小楷。秀潤天成。在吳興。衡山間。與柘農昆仲尤密。常主柘農所。余時過其齋。談論甚愜。顧獨未及其古今體詩。不知其清亮峻拔如是也。楚之為國也。以叢木得名。尤以香草見重。如屈子所賦。申椒桂蕙。留夷揭車。杜衡芳芷。胡繩嘉橘之屬。與夫薜荔水中。芙蓉木末。秘哉其馨已。而其中有九畹之蘭者。尤楚之翹也。觀其風苗雨葉。含薰而吐葩。如佳人空谷。如幽士深山。而識者顧目為王者香。其品貴也。即秋風萎落。而沅澧公子之

思猶縈於騷客。余於石友遇之矣。石友客死。其彙佚。其弟玳輯之。僅得若干篇。所以駢體數篇。吉光片羽。存其概而已。長沙自賈生賦鵬。其少年往往多悲死。余所知近日如李中翰在青。易農部潤槐。黃廣文本賦。徐廣文畫堂。文孝廉良策。唐秀才業敬。及吾家李壽大令。筮樓秀才。皆才士。皆不幸早死。序石友詩。不禁慨然歎白玉樓中多楚材也。

登君山記

海內之水莫大於洞庭。其峙立湖中者。東則扁山。南則磊石青山。西則明山。寄山。團山。數山中。明山頗勝。餘皆部婁不足當登臨之目。獨君山周七里有奇。蒼然貼湖心。為沅澧資湘之砥柱。予往來洞庭數矣。未及登也。會有事常德。而岳守陳公亦專人相逐。遂賈舟往。道明山。寄山。團山下。時秋水方平。微風不起。俯仰惟天。浩然無際。遙見君山翳鬆若虺。結可望而不可即。更初始相近。舟人將還。抵南津港。半渡因風返。遂泊焉。月色如盤。冉冉出波中。四顧蒼茫如成連之在海上也。自念此山在十一福地。不可不到。我輩歷碌軟紅湖山。易隔詰朝。辭纒不免靛面失之。遂起踏月山。柳略識面目。山寺大聲如豹。靈氣懣人。攝衣而返。翼早北風大作。望岳陽樓。縹緲雲邊。無能飛越。舟人相謫。惟予幸石尤之見留。飯後從一僕入二妃廟。階下叢菊盛開。古香

沁鼻。老樹陰廟後。寒翠欲滴。其右為洞庭君祠。稍上百餘步。為二妃墓。有小碣著茂草中。墓上橫樹一株。亭亭如蓋。相傳犯之有蜂蛇之異。按山海經。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郭璞謂天帝之女也。是則上界天仙。豈有玉棺遺蛻。留蹟凡間。自祖龍焚書。博士大都不學。隨口應對。傅會虞姚。遊使此山。橫被髡禿。不知蒼梧南狩。三妃未從。是以九歌所賦。不徵蒼降之文。昔人謂倦勤。髦歲甥館。久虛。乃以白頭老媪。跋涉要荒。踏濁水以捐軀。望空山而掩涕。殆不其然。昌黎黃陵廟碑。亦不言其葬此。而小人無忌憚。至有辟陽侯之誦。恃矣。由墓旁小路迤西。有利立山。輿榜曰有緣。蓋言山非有緣者不至也。蓬萊三島。自在人間。然名利兩航。去來如織。逆風則不能至。風順又不肯至。其有欣然襤褸。蠟屐思藉。而塵心未化。見連山靈。往往阻以風波。或臨岸而引之使返。如今日之遊。不謂之有緣不得也。崇勝寺隱然山之南麓。恐佳境易窮。故折而東。迤邐過數岫。則監利華容之山。皆在目矣。瀟湖西上里許。轉入山徑。窈而南。曲折如旋螺。久迺陟軒轅臺。為山之最高處。煙波浩淼。駭目遺胸。志言黃帝鑄鼎於此。鼎成上昇。故旁有飛昇亭。竊謂鑄鼎荆山。未必即此。考史黃帝南至於江。登熊湘。解者釋熊湘為二山。君山舊名洞庭山。又曰湘山。則此地自屬公孫遺蹟。不必借琴。解遺弓事以文之也。其南為酒香亭。昔漢武遣樂巴求得仙酒於此。春時猶聞酒香。

山下哈呀林。立有石方平。可坐數人。謂之漢武射蛟臺。茂陵劉明。英雄好事。想其抽弓挾矢。威息鯨流。自必把酒登高。臨風四望。不待讀大人一賦。已飄飄有凌雲之意矣。遂下山麓。東至崇勝寺。羣岫環揖。古木翳然。閒作楮色。云是秦火之餘。僧堂下列鐵梢二。各重千斤。其文曰淳祐五年。孟府十位鎮。或云孟昶嘗以八寶鼎獻焉。希範為壽。馬以賜君山僧。茲即其遺。按淳祐為宋理宗年號。彼時孟珙鎮襄陽。去此未遠。其為所造無疑。寺壁懸錢南園先生書。奮勁似魯公爭坐位帖。柳毅井在其左。水甘冽。四時不竭。山寺皆飲之。旁有刺楸大數圍。空靈古拙。千年物也。即柳毅為涇陽婦人傳書處。事見小說。虞初志。流俗遂變為洞庭之神矣。出寺循澗而下。觀龍虎二洞。石竅嵌空。漲痕初落。相傳昔有虎居之。晝伏夜動。予惟岑鬱之區。靈禽是集。如柳歸岸所見。則有武游郎花都子之屬。至若毛蟲四足。無從傳翼。故圖經言此山不受穢惡。無猛獸。況山君水處。說尤不經。按君山有穴。通吳之包山。郭璞江賦所言巴陵地道也。又拾遺記云。洞庭之山浮於水上。其下有金堂數百間。故知山本中空。而二洞則往來之門戶。今山之南有響沙。水渴時。踏足有聲。殆中空之驗云。由洞稍東。高阜據湖濱。舊有朗吟亭。石碣刻朗吟飛過處五字。神仙踪迹。初無定在。朗吟飛過可也。實之以處。得不貽同道士笑耶。因小憩石畔。坐數九。馬金鷄諸山。歷歷如畫。西眺明

山一帶。昨日之所經者。亦微茫若粟。浮沈於輕煙薄霧之中。夕照銜山。落霞千里。但聞漁歌綿邈之音。遠起蘆荻間。舟人以風息來告。遂鼓棹至岳陽城下。沽酒巴陵。登樓記之。

唐氏女貞節記

唐氏女。澧州人。父曰錫桐。母黎氏。幼許字州學生雷開寅之子承恭。承恭年十七。沒於水。乾隆癸丑八月也。先是女夢日色欲暮。而皓月亭亭。出於波際。方徘徊瞻望。忽墜其左耳。又夢承恭來與語。若有悲意。次日計至。女披髮號泣奔喪。家人止之不可。乃載以往。及至。呼搶投地。氣絕者數四。遂欲成服。舅姑憐其幼。弗許也。女泣曰。所以來者。為亡人一杯麥飯計耳。不然。獨不可母家老哉。舅姑終憐其幼。令女之。父母諭意。女怒曰。奈何以女許人。死而背之。令作無嗣鬼耶。若必欲相強。女惟一死謝耳。遂止不歸。方承恭沒時。兄承寬之次子存愷。生甫一歲。舅姑察女意堅。乃立以為嗣。女哺養辛瘁。寒暑之災。夜或十數起。稍長。授之書。慈嚴交濟。居平幽靜自持。足迹罕至戶外。家人亦敬其操。而愛其德。待之有加禮焉。女年十七。稱未亡人。今四十有五矣。其夫之昆弟。孝廉承厚等。從余游。故余得知其詳。而州人所傳。乃謂女晨起梳洗。見其夫影鏡中。驚告其母。少頃聞訃。其語頗怪。余以問承厚。乃云得之外人。此蓋重女

之節者欲神其事以張之而不知其近於誣也。夫忠孝節義足以感動天地鬼神。是以其事往往有出於恒情之外者。方永恭山問未至而女已夢中見之。不可謂非精誠之感。適有以示之兆也。而究之節烈之性由於天定。即使妖夢未形。亦必矢死靡他。以自行其心之所安。而何俟於語怪也哉。近歲善邑有吳氏晚秀者。許字王氏子中發。未嫁而中發死。欲奔喪不得。則為位而哭。其父母大怒。以為不祥。女哭益慟。則父母語益厲。女知必奪其節。遂縊而死。面夫靈位。身裹絰也。時先君子方以纂輯邑志入城。聞之。泣告於令。令亦泣。旁坐者皆泣。因使人詢其家。其父母益怒。操使者出諸門。謂女縊鬼未嫁而喪。安用節烈為。於是乃據其夫家狀詳請。旌典復以無資格於司吏。先君子病革時。語及猶為流涕。謝奉諱歸里之次年。言其事。史柘溪方伯方伯惻然。送飭具狀。歲丁卯。乃得彙題被旌。夫唐氏女之與吳氏女。其心一也。吳氏女不幸不遇賢父母。不能遂其志。而至於死。唐氏女雖不幸。而其舅姑父母卒能委曲以聽。而為其夫全。已斷之。纒則不幸而猶有其幸者。書之又以慶女之遭也。

封翰林院庶吉士蔣先生墓誌銘

永明有篤行君子曰泰垣蔣先生。偕其難弟敬亭錦橋。產各異母。而友于特摯。歲辛酉。其家所植山茶有一苞三萼之異。與其見弟數適富里中。僉謂友愛所致。請於邑。

今龔君為名其堂曰瑞夢。而作詩以聲之。於是士大夫始嘖嘖知所謂秦垣先生者。先生諱雲安。字慕庵。曾祖曰縈。施祖曰向榮。邑庠生。俱以先生父貴。贈承德郎。父諱元縉。拔貢生。歷任常州保定等府通判。自先生曾祖以來。世有隱德。而通判公轉漕江南。有惠政。去官時。旗丁感泣。人謂將氏之後必昌。迨先生兄弟競爽。敬亭錦橋。皆以科名起家。官中外有聲。惟先生終老諸生。未竟其志。然成兩弟之名者。先生力也。平生篤倫誼。主母張氏早卒。鞠於庶母劉氏。劉沒。先生呈請持慈母服。格於例不果。然猶心喪三年。人以為難。錦橋官京師。其生母卒於籍。附身附棺。昏躬之。又為之經營寔究。偕錦橋捫崖歷澗谷。蒙霜雪。犯霧雨。至手足胼胝。不少郵。錦橋嘗病。先生守牀側。煮藥糜。時酷暑畏風。即卻扇不持。爐火炸熨。汗淋漓。交於頤頤。家人請代其勞。弗許也。兩弟連歲北上。春糧戒行。必豫下。至襍囊瑣屑之屬。悉手自檢點。為小摺以記行者。擔登就道。若無事焉。兄弟同居數十年。初不異財。衣履器具。彼此與共。妻孥化之。門以內無詬厲聲。蓋其教使然。敬亭知先化。迎先生至署。不數日。即斥去司閹黠者數人。而風紀大肅。又以刑曹為人命所繫。每馳書訓錦橋。有云。小大之獄。期於得情。稍有不當。雖杖笞微罪。亦干天譴。切勿存意見。貽殃子孫。其精明仁恕如此。邑令聞其賢。或諮以民間利害。知無不言。先是邑有牛戶。供春秋祀太牢。胥隸因緣

為利戶不勝橋先生言諸命改由官給值邑人稱便羊巖山鴈有若教之饒數棺息
葬近百年力舉而瘞之又嘗葺書院義塾修宗譜釐祭田救困濟急無虛歲而心力
亦遂瘁矣癸酉之秋錦橋奉

命與江西鄉試揭曉後先生來視於行館握手弄風雨約甚愜是時先生年未及耆
顧頭童齒豁頽然如耄耋錦橋回京言及以為戚余方慰藉之不兩載而先生竟卒
嘉慶二十年某月日也距生於乾隆二十四年得年五十有七配蒲氏生子二早殤
今有子三人皆側室某氏出先生由增廣生援例貢入太學其加儒林郎翰林院庶
吉士用錦橋所居官

胞封也某年日月葬於某山之陽銘曰

棟之華兮榭室以溢荆之莠兮田氏以窳耕道於意兮穫福於躬雖畝之異兮厥類
其同墓門有肅兮松柏葱蔥時流德音兮先生之風

封奉直大夫孫君墓誌銘

由井陘入晉道平定州所謂太行第五陞也其山川磅礴蜿蜒科目甲於晉省曩讀
少冢宰新城陳公希曾所為冠山書院記知有孫君敏齋者實新之以居學者文風
由此益起其子植忠舉鄉試出余鄉石麟廷太史之門今夏孫君沒植忠要經款門

乞銘其墓。按狀君諱某。字某。由太學生援例授州同。加二級。誥封奉直大夫。其先諱溫者。明時以選拔貢生充代王府教授。凡數傳至儒林郎某君之祖也。父諱某。候選主簿。君幼有至性。父病目。禱於神。祈以身代。目旋愈。屢試弗售。乃用計然術。趨時上下。獲利數倍。顧獨留意經術。架上插籤常滿。於史鑑尤邃。下逮扁鵲。青烏家言。皆能通曉。遇文士。盡禮敬。質疑問難。津津然。以故其鄉先達多與之游。母白好施子。君每竄已澤物。以承母志。姊沒。撫其孤如子。從姊妹及族戚孀者。多貧乏。不能自存。君贍之終其身。且經紀其家。婚喪皆賴焉。有從叔容奉天。音問久絕。君走數千里。挈其父子同歸。其他置祭田。修義學。通津梁。給棺槨。以瘞窮者。周困濟急。殆無虛日。嘗謂植忠曰。吾非好施子。特義不容辭耳。嗚呼。世俗暴富兒。窮嗜欲。耽玩好。游嬉徵逐。揮千金如土直。至義所當為。往往吝及銖銖。不顧而唾。其有生前性命。死後孤嫠。時勢既殊。炎涼頓易。如劉孝標所遺葛巾練帔之狀。蓋已交不勝絕矣。觀君之好行其德。如此。而又有賢子為之發。抒其媿。以視夫寶簾金而薄一經者。相去豈可道里計耶。君生於乾隆某年。沒於嘉慶某年。將以某月日葬某山。配某氏。子植忠。庚午舉人。婚嫁皆世族。銘曰。

五而六之。九而十之。匪以術購也。風而風之。雨而雨之。匪以義售也。世之永也。稱其

曾也。我群可從金石者也。孝猶悅也。大行五經之秀也。

國朝文匯乙集目錄

卷六十三

顧純字其美號高雅江蘇吳縣人嘉慶壬戌進士由編修官至通政司副使

雲在軒遺集序

一

壺園詩鈔序

一

徐孝子傳

二

烈女趙二姑傳

二

朱文藻字映清號頤齋浙江仁和人詩生著有碧溪草堂集

十三經音畧序

四

知不足齋叢書序

四

張雨村雁宕游草序

六

嚴古緣先生傳

六

陳經字景長號墨莊江蘇荆溪人布衣著有墨莊古文

送唐陶山令君之吳江任序

八

遊龍池山記

八

徐舍徐氏瀛州祠碑記

八

阮

元字伯元號笑臺江蘇儀徵人乾隆己酉進士

文言說

十

傳經圖記

十

京師慈善寺西新立顧亭林先生祠堂記

十一

商周銅器說

十一

商周兵器權量說

十二

荊州窖金洲考

十二

記任昭才

十二

廣州大虎山新建礮臺碑銘

十三

費蘭輝

字心谷江蘇吳江人嘉慶壬戌進士官編修有蓮庵文鈔

與邱南屏太守同年書

十四

鄉賑記

十六

查

揆字伯葵號梅史浙江海甯人嘉慶甲子官安慶宣城知縣有篋谷文集

讀陰符

十八

余忠宣公祠大觀亭記

十八

甯國府廳事繫矩堂記

十九

六安州知州徐君家傳

二十

顧汝敬

字前雲江蘇吳江人嘉慶甲子欽賜舉人有研漁莊集

汪孝子傳

二十二

顧烈婦傳

二十二

徐烈女傳

二十三

賀長齡

字耦庚號耐庵湖南善化人嘉慶十三年進士歷官至雲桂總督有耐庵文集

遵義府志序

二十四

復魏制府詢海運書

二十五

國朝文匯乙集卷六十三

雲在軒遺集序

顧純

陳君登之按集其尊甫侍御王方先生殘墨編成四卷示余讀之淡焉漠焉若近若遠如復見先生聲歎矣先生少年登第官刑部而不樂為之惟好讀書罕問門外事每數日一至署隨衆畫諾歸人問何事則對曰不知一日遇某尚書於堂上問同列曰此何人人告之則曰憶某為某部長官何來此不知其調刑部已三四月矣詩古文辭與一切星命雜學無不究心而書名獨盛四方來都者多方求得片紙隻字以為榮其論書二王後獨董香光得真傳近時維張文敏劉文清為法嗣識者亦謂本朝書家可與張劉鼎足者惟先生先生為雪香師兄余敬禮之先生則以余為同歲生引近之又因登之與兒子剛曾生亦同歲嘗曰余與子生子遲幸其質皆可讀書今後當令其嘗見如我兩人他日可得切磋益故每至余寓輒挈登之來余亦頻與兒子至其寓今登之為詩文有聲書尤有義獻之舉而剛曾化為異物已十七年矣余於詩古文本無所得剛曾十二三歲見輒為收貯及其死余悉取焚之自是不復作先生所作亦不自收拾今登之所按集者不及十之一然吉光片羽自足傳世余既喜登之克光前烈而又歎先生之不及見也然而先生之望慰矣就謂生之幸

死之不幸哉。讀此能弗憮然。

壹園詩鈔序

陸士衡以緣情綺靡論詩。為後人所詬病。夫綺靡詩之一端耳。而情為詩之所緣。以出。實為千古不易之論。特情有戾有蕩有辟。必兼言性而後歸於正。我鄉在康熙朝。以文章科名耀於時者。特推三徐。而健庵先生為之首。先生之曾孫廉峯。亦以翰林起家。學問皆有淵源。而尤長於詩。其詩不拘一格。自漢魏以迄唐宋。皆浸淫深入。隨所遇而合焉。如元氣之在兩間。遇夏而熱。遇冬而寒。遇春秋而溫且肅也。且山之峙。水之流。鳥之飛。獸之走。人之為賢為愚。為夭為壽。皆遇是氣而各成其類。而氣固無所擇也。由是而推乎人之情。固不自知其喜怒哀樂也。遇喜而喜。遇怒而怒。遇哀而哀。遇樂而樂。特率乎不得已之情耳。其有無所喜而喜。無所怒而怒。無所哀而哀。無所樂而樂者。則偽也。其或喜所不當喜。怒所不當怒。哀所不當哀。樂所不當樂。則戾也。蕩也。辟也。詩不本乎情。而兼通乎性。其能免此弊者鮮矣。余讀廉峯詩。其言喜也。為之心曠神怡。其言怒也。為之髮上衝冠。其言哀也。為之嗚咽流涕。其言樂也。為之頓足起舞。余不知人之讀廉峯之詩者何如。而余之情則固合於廉峯之情矣。且余近年來。槁木其身。死灰其心。情幾泯矣。而猶為其所動。則其詩可以通天下之情矣。

能通天下之情。而尚不為詩之至者乎。余固不知詩。而廉峯強余定之。讀之一月。若有不能已於言者。則情之感人亦甚矣哉。

徐孝子傳

洞庭山去余居僅八十里。然經太湖多風浪。未嘗一至其地。所與交者亦甚少。道光三年冬。疆吏臚徐孝子事。請旌於朝。余喜吾鄉有篤行之士。而又以未識其面為愧。王君庚余媼也。官於直隸時。以公至都。余因其與孝子同里。偶詢之。曰。此余母舅。鄉人呼以徐夫子者也。昔居外祖明經公喪。哀毀骨立。外祖母嚴太孺人。以悲痛成心疾。往往喜怒失常。嘗終夜不睡。惟聽人歌始睡。公於是令諸婢皆習歌。時或怒。盡斥諸婢去。命公及其弟諱文鵬者歌。公不能歌。取古詩曼聲誦之。弟為之和。又以弟體弱。恐其以勞致疾。因請曰。是愚且音不佳。不如我善歌。太孺人領之。於是命公獨歌。每深夜。諸婢睡熟。公獨嗚嗚不已。輒至達旦。或命之舞。輒奮袖低昂。作拍張狀。余聞而嘆曰。是誠孝矣。孟子曰。人少則慕父母。又曰。大孝終身慕父母。然則人子少時。未有不孝者也。且人子少時。固未知父母之當孝者也。知父母之當孝。則禮文具而誠意轉衰。而況有奪其所慕者乎。昔傳老萊子年八十餘。嬉戲如小兒狀。記言父母在不稱老。閨門之內。戲而不歎。使為子者。自視常為少時。斯能不瀟其孩提愛親之

性而孝莫備於此矣。顏氏家訓以相逢行之少婦無所為。挾瑟上高堂。丈人且安坐。調絲方未央。為子婦供事舅姑。旦夕在側。與兒女無異。況為子者耶。如子言。徐君真孝子矣。今年春。其孫士招介王君請余為之傳。距孝子卒時。已三十五年矣。孝子為長洲諸生。世居吳縣洞庭之東山。諱金霖。字翔千。號湘坡。里人以徐夫子稱之。欽其行也。孝為百行之先。放而皆準。何所不及耶。其他孝行。皆足為世法。詳嚴太史福行述中。故不及。

烈女趙二姑傳

今上御極之四年。詔旌烈女趙二姑。聞者皆稱快。頌聖天子闡幽貞。勵風俗。且肅吏治也。烈女榆次農家女。素端整。知禮。鄰人閻思虎者。窺其美。知不可犯。伺其父母他出。猝至。亂之時。女年十三歲。力不能拒。及其父添和歸。哭以告。添和以已字人。欲隱之。女日夜哭不可止。越數日。始鳴之官。官欲寬思虎罪。誣女素與姦。一邑皆譁。其叔父添中訟於御史臺。

上嚴飭疆吏平其獄。疆吏袒守令。議如前。今太僕寺少卿梁中靖時為御史。白其寃於朝。請下刑部。思虎至。刑不具而辭服。事遂雪。女初至縣待質。臨行哭謂母曰。此去女不復回矣。母慰之曰。此去爾志可白。何言此。女曰。其事縱得白。復何面目立於

天地間耶。時里中婦女重女幼穉而志不渝。咸集送之。聞此言莫不掩淚。及被訊。縣令不深究。思虎苦質烈女。欲以和姦誣之。女出謂父曰。此寃不能伸矣。益哭泣欲死。添和曲諭之。翼日復訊。令詞色益厲。女即出衷衣。藏刃自刎死。余觀烈女此去不回之言。其矢死久矣。其不即死者。欲一白其污耳。至誣之以和姦。不但不為之白。而且益之寃矣。烈女既死。令懼。謂添中實殺之。誣以手有血痕。并以誣烈女者。誣其叔父。迨奉旨覆訊。郡守欲令其母曹認與思虎姦。以實烈女之和。曹怒甚。頭觸地。血流被面。幾死。是并欲誣其母矣。守若令固罔知名節。死者有知其飲恨於九泉者何如。當按驗時。六月盛夏。距刎時已五日。而屍不臭不腐。飛蠅皆遠避。觀者萬餘人。皆詫異之。而昏昏者竟不一悟。幸賴天子遠燭寃。終得白。一時問官皆得罪。有差中靖。且因是擢今職。則朋比為奸者。固何益耶。余重烈女事。因拮擧刑部所列上者。著於篇。俾後之覽者。咸知嚮慕。并以告世之有官守者。知聖明之不可欺。而名節之不可誣也。

余聞邸抄。見梁太僕疏論趙二姑事。因數外省覆盆之寃。如此類者不少。夫寃果復有徐蔡氏之獄。雖無閩名節。其凶徒漏網。死者含寃。正如一轍。得吾鄉吳御史恩。詔陳奏。上特令侍郎程含章。出為浙江巡撫。究其事。未報。復命侍郎王鼎。於典

試事後鞠之始得更正。夫殺人者死。千古不易。何以牧民者不恤死者之冤。而惟凶徒是庇。其得贓者。喪心固無論矣。其他則皆惑於救生不救死之謬論。平時徇私妄為。自知得罪鬼神。聊藉出一二死獄。以邀福。且律失出罪輕於失入。遂相率效尤。絕不計殺人者不死。則犯法者日肆。而致人於死者日多。是生人適所以殺人也。書曰。罪疑惟輕。非謂無疑者亦輕之也。又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非謂得有辜者而故為失也。曾子曰。如得其情。哀矜勿喜。歐陽崇公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憾也。今實無哀矜之心。特欲以予其生者。邀福於冥冥之中。其徇私枉法。與得贓者。厥罪維均。有控於上官者。上官亦猶此心耳。且曲慮其屬得不實之外。益加鍛鍊。即奉旨覆訊。亦惟互相回護。巧為蔽隱。其心已不在訟之曲直矣。幸賴天子聖明。無遠不燭。然使天下之冤獄。一一待平反於九重。即耳目之官。皆得以風聞入告。然得之風聞者。已十不一二。而况案定於督撫。言官每慮後之或為其屬官。而不敢發。如梁吳二公之直言者。已不易得。則世之舍冤而死者。可勝道哉。故欲無冤獄。必自擇州縣官始。而為州縣官者。必務持公心。無以生人者殺人。庶幾庶獄清而治道得乎。

十三經音略序

朱文藻

讀書不可不識字。尤不可不審音。不識字則昧於義。不審音則字先誤讀。而於義何從析乎。禮曰。書同文。不言同音者。正以音有方隅之限。不能盡同也。經學昌明於漢。漢儒說經。多言義而不言音。許氏說文。但言讀若某而已。自釋氏之書入中國。而反切之學興。一切文字。皆知有母。讀儒書者。不能不祖其音也。經典之有音義。至唐陸氏德明而大備。其自叙云。漢魏迄今。或專出已意。或祖述舊音。楚夏聲異。南北語殊。是非信其所聞。輕重因其所習。可知方言之異。書音之訛。六朝已然。不自唐始。沈約嘗以郊居賦示王筠。筠讀至雌霓連蜺。約乃撫掌欣忭。及讀至墜石碓星。冰垂瑤而帶坻。筠亦為之擊節。曰。知音者希。真奇殆絕。由此數語以推。則六朝人誤讀字音。習尚已偏。故兩人數賞說為知音。然則學者欲得正音。不得不專求之字母。欲知誤讀之始。又不得不推原於六朝也。海昌周松霽先生閉戶著書。不事干祿。一膺民社。浩然造歸。積數十年心力。音韻之學。是其專。家用力之始。先閱釋藏六百餘函。得其字母之源。因而研究陸氏釋文。以正世俗之誤讀。又深求其誤讀之緣起。直追溯於陸氏之前。著萃成書。勒為八卷。題曰十三經音略。略之云者。不欲襲諸儒之所已詳也。先生著書不下二十餘家。是編其一也。其所著杜詩雙聲疊韻譜。先已刊行。壬子之

冬。文藻受而讀之。癸丑春正。將之沛上。舟次海昌。謁先生而談。雙臺之義。先生誤以文藻為知音也。遂手出是編。且屬為序。其時解維匆匆。略窺大指而別。及到沛上。記憶不省。信乎文藻之不知音也。夫不知音。又不能文。何敢序先生之書。然嘗讀王觀國之跋。賈魏公看經音辨矣。其言曰。沈隱侯欲正音。徒留意於詞章。今宮唄商。惡觀五經之微。真是宜梁武帝不甚運用。涕唾視之。殊不知學者之功力。菁華寓於經義。而聲韻則見於詞章。嘗見今之師塾。各限方隅。以習熟口音。轉相傳授。讀經不攷正音。問字不解反切。童蒙習慣。白首依然。家學相承。師傳相襲。甚至施之制義。用之詩賦。平仄不諧。官韻誤押。有司為之罷黜。四方為之傳笑。然則詞章不可忽。而正音之學。非目前之急務哉。由詞章而反求之經義。所謂本末兼該。表裏互見。教學者之弊。為功匪細。則是編之傳。不宜後於雙臺諸矣。客沛奄忽。歲星一周。亟郵一言。以踐前諾。至著書之大指。先生當自有述。不待門外人贅言之也。

知不足齋叢書序

叢書之名。何所昉乎。唐陸天隨撰笠澤叢書。一家之言。義同叢說。昌黎詩云。門以兩楹。叢書其間。猶叢積之意也。宋臨安陳思剞。剞甚廣。其以叢名者曰寶刻叢編。所列皆諸路碑名。未嘗聚由來書。而彙於一編也。前明屠氏之漢魏叢書。胡氏之格致叢書。

又見於黃氏千頃堂書目者。有唐宋叢書。國朝則有張氏之昭代叢書。王氏之檀几叢書。曹氏之棟亭叢書。盧氏之雅雨堂叢書。似此之類。指不勝屈。率以叢書標題。而所列卷帙亦皆完善。其有不以叢書名編者。元陶氏說郛。明人續之。蒐羅幾二千種之多。而為卷不過百六十六。刪節過多。完書無幾。陳氏秘笈。有正續廣彙。皆之分。凡二百餘家。未經刪節。然其板葉間與漢魏叢書複出。翻刻之弊不免焉。若宋商氏之稗海。左氏之百川學海。明毛氏之津逮秘書。較前二書稍精審。皆流播海內。臧弄家多購備。以稱插架之富者也。嘗聞甬里先生之言曰。叢書者。叢姓之書也。叢姓猶細碎也。細而不遺。大可知其所容矣。儒者研窮經史。以探其源。而又必汎濫乎諸子百家。以竟其流。近儒譔著。浩如煙海。耳目狹隘。安能周知。有人焉。彙聚一區。以供學人之沿溯。而覽其源者。獨掉頭而不顧焉。君子謂其所學者。縱得其源。而於容納細流之量。未見其大也。吾友鮑君廷博。字以文。世居歙縣之長塘。尊文敏庵先生。遷寓武林。性耽書史。築室儲書。取戴記學。然後知不足之義。以顏其齋。君讀先人遺經。益增廣之。令子士恭復沈酣不倦。君字之曰志。裨益嗜書。累葉如君家者。可謂難矣。三十年來。近自嘉禾吳興。遠而大江南北。客有舊藏鈔刻異本。來售武林者。必先過君之門。或遠不可致。則郵書求之。浙東西諸藏書家。若趙氏小山堂。汪氏振綺堂。吳

氏耕花齋。汪氏飛鴻堂。孫氏壽松堂。鄭氏二老閣。金氏桐華館。參合有無。互為借鈔。至先哲後人。家藏手澤。亦多假錄。一編在手。忘寢廢食。丹鉛無已時。一字之疑。一行之缺。必博徵以證之。廣詢以求之。有得則狂喜如獲重寶。不得雖積思累歲月不休。溪山薄遊。常攜簡策。自隨年幾五旬。精明不憊。懇懇懇懇。若將終身。往歲 聖天子開四庫全書館。徵天下遺書。以備採擇。君家以善本六百餘種。上之於 朝。由是知不足齋之名。竟徹 天聽。 皇帝親灑宸翰。題所進唐關史及宋仁宗武經總要二書。俾與 恩賜古今圖書集成萬卷。永為世寶。 御製詩首有知不足齋。奚不足渴於書籍。是賢乎之句。士林豔稱之。蓋千載稽古之士。未有榮遇如斯者。惟君之苦心宜膺此異數矣。海內書林。聞君多異書。大率阻於山川。無由借讀。而君彙集既多。樂於公世。知交中有能成就君志者。醵金為助。於是取先儒遺籍。素未刊行及已刊而謫脫過甚者。悉心勘定。題曰知不足齋叢書。次第刊行。惟期闡發前賢。延散亡於一線。不苟圖目前之利。僅供時尚之書。目無詮次。卷隨多寡。紙墨精好。板取袖珍。以便攜行。覽者爽目快心。不可與嚮刻叢書同日語也。余館於振綺堂十餘年。君借鈔諸書。皆余檢集。君所刻書。余嘗預點勘。余與君同嗜好。共甘苦。君以為知之深者。莫余若也。勤儉之家。措柱米鹽。經營鐵線。惟同室者。悉其艱難。處膏腴之境。不知也。名

山勝水雲巖煙壑奇變萬狀。惟同遊者能喻其趣。閉戶之子茫然如也。君今略去世俗名位之見。而獨取余言以為序。嗟乎。余誠何幸得附君書以垂不朽。然余文謏陋。惟貽譏是懼。抑或者天下後世。惟重君書。將不復罪余之不文也。

張雨村雁宕游草序

山水者。天地之靈秘也。人生其間。具仁知之性者。可以得其效。得其效者。可以言游。游有四難。無天性之好。一。無腰膂之健。二。無資斧之力。三。無因緣之福。四。四者具矣。可以游矣。而又無詩文筆妙。以洩天地之秘奧。則雖身歷其間。與樵夫牧豎等耳。然則游豈易言哉。浙東諸山。以台宕為最。雨村先生久居台郡。天台山在戶庭。其遠隔數日程者。雁宕也。去歲丁未。為先生六十壽。家人謀舉觴稱慶。先生却之。取其費為游資。裹十日糧。而雁宕之游始遂。所謂四難者。先生未嘗缺一。既歸。以逐日所記。及喬梓倡和之作。裒為遊草。錄以示戚友之好遊者。予因得受而讀之。憶予年十六。即從事於遊。沂桐江。度黎嶺。止乎柘浦。既而走桃花隘。下永嘉江。尋石門。帆海諸勝。從枯蒼僻徑。達龍泉。西入崇安。歷武夷九曲。芒屨襍被。無歲不遊。千金之產。坐是耗盡。而興未已也。趨三吳。探靈巖。問君山。渡覓食於江沙蘆菽之間。歸息里門。館於汪氏。比部魚亭。知予好遊也。約予年逾四十。許出資界作五嶽遊。年將屆。比部歸道山。遂

不累踰數年。附公車北上。瞻北固。眺金焦。入揚子。艤棹平山。驅車鄒嶧。縱目燕南。趙北。曠然大觀。客燕臺。因陳信卿之力。遊西山。歸里則藉汪天潛之力。遊雙徑洞霄。如是而遊止矣。計三十餘年中。所歷之境。獨遊時多。偕遊者少。蓋磨於費力。隘於福緣。而天性腰膂依然也。年來惟兩峰三竺。月一至焉。奇山勝水之緣。託諸臥遊已耳。今年養病三閱月。疾已而足不加健。步踰十里。輒力疲神乏。求如先生之年。而能作此勝遊。殆不可得矣。先生精神充溢。矍鑠如地行仙。十年一遊。所得山水之靈秘。正未可量。而賢嗣林立。撰杖遨遊。極天倫之樂事。古今來能遊者。不能具此福也。往予在遺書局中。見明人南昌胡汝甯有雁山志四卷。名勝題詠加詳焉。讀其書。因慕雁山之勝。不置。今先生自叙中所列諸書。獨不及胡志。豈雁山諸梵刹未備其書耶。近年友人孫在鑑有重修之役。聚群書而裒輯之。先生遊草刊成。可畀孫君採集。而垂諸久遠矣。讀竟。因為健羨。而書於簡端。

嚴古緣先生傳

先生諱果。字毅中。姓嚴氏。先世自姚江陳山遷杭。傳及先生之身。十三世矣。曾祖紹菴公。祖涵斯公。並攻儒術。貧約終身。考允大公。蚤孤露。刻苦治生。與配茅孺人。辛勤持家數十年。而後喪殯無缺乏。生三子。長即先生。次諱誠。號鐵橋。次諱正。早殤。先生

天性孝友。讀書源於家學。不沾沾章句。研窮六經子史。發為詩歌古文。融會精液。抒
寫性靈。非徒規仿形似者。其為科舉文。則理法縝密。不尚浮詞。故弱冠遊邑庠。有文
譽。其後請業者衆。師其清真。皆成利器。生平無他嗜好。獨於山水。有夙契。嘗慕三山
九曲之勝。則一遊閩中。及庚寅。領鄉薦。公車北上。徧覽江淮河岳。齊魯燕趙。諸雄奇。
歸而胸襟浩然。潑墨為山水。以寫其壯觀。畫法初無所授。與弟鐵橋自相師友。後見
樓園真蹟。手摹心追。得其神髓。而又助以江山勝概。煙嵐泉石。筆無點塵。作書真行
瘦挺。隸法漢魏。並為時所珍愛。不善飲。而與極豪。與里中吟朋十餘人。常以文譙為
樂所。居距西湖有城闕之限。往往破曉出郭。暮而忘歸。陰雨風雷。嚴寒酷暑。不以為
苦。至晴和佳麗之日。無論已。故遊輒致病。病已復遊。終其身無少壯之間。悟浮屠氏
法。每至精廬佛剎。聞梵唄聲。能靜對。竟日萬念俱寂。貌清臞。蒼顏而修髯。煙霞厭飫。
山水之效。深也。敦友誼。朋人為已事。歲入脩脯。常不給。人有告急。而以書畫經籍之
類求售者。不較其直。或至曾錢以應之。有見而愛者。亦即持去。故家無遺物。即自作
書畫。皆隨手贈人。詩文手稿。所存無多。今編次藏於家。先生上承考妣之厚蔭。下有
賢嗣。以恢其業。終歲晏然。無塵累。世父味邨先生。皓首窮經。弟鐵橋。天才磊落。取法
門內。無事外求。故儒行風雅士。論歸之。痛鐵橋一舉早卒。不竟其材。又連丁家艱。益

淡於進取。偃息邱園。規勉後進。及時為學。先生初喜吳淞山水。嘗號九峰。後遊上竺。憇坐古綠亭下。樂其清幽。乃更今號。學者稱古綠先生。晚年館姚氏湖莊。在中子峰之麓。中有西南草綠樓。負山面湖。縱目遐眺。心神俱曠。惟當酷暑。炎歊中人。由是感疾不起。時乾隆庚子七月二十六日也。生於雍正癸卯七月六日。年五十有八。配陳孺人。生三子。象晨是。是先殤。晨亦後歿。孫男三。孫女一。先是允大公得涵斯公之傳。治青鳥家言。親卜吉壤於南山碧螺峰。葬孺人及鐵橋。而先生之生塋附焉。允大公卒。先生奉柩以藏。題石曰山高水長。蓋欲垂示先德於無窮也。先生卒後二年。葬未有期。其孤乃權厝於茅家步瀕湖之區。而以先生畢生梗概。文藻知之最深。乞為傳。以列家乘。文藻交於先生三十餘年。居則望衡。遊必聯袂。有無相通。患難相恤。鐵橋嘗贈詩云。異姓天倫信少雙。蓋紀實也。惟是先生之嘉言韻事。難可僕指。僅略述其概。以見大凡。而感舊撫時。人琴逝然。音容闕寂。湖山杖履。往蹟重尋。處處皆同。隔世追憶及此。又不禁聲淚交并也。

送唐陶山令君之吳江任序

陳經

吾邑近稱難治。民情之浮薄。胥吏之黠猾。數倍它邑。而豪家富人。競為侈靡。衣食器用。往往與吳會相上下。又或好為爭訟。連年不解。案積如山。甚至舊家子弟。與長吏爭勝負。而胥徒雜役。又乘之作偽。姦弊百出。余嘗目擊心傷。為之歎惜。而父老每言。往時令君多長者。善鎮撫吾民。故民習耕稼。治絲葛。山採而澤漁。畏吏而簡訟。其衣食易給。而徭稅易輸。循循有古敦龐之風。後之為令者。見民之淳悶也。則多張網絡。以侵漁之。故民之生日蹙。由是言之。風俗之善否。大率在令。而不在民矣。癸丑冬。長沙唐先生來蒞茲邑。數月之間。教化大行。士庶響應。而景從。則父老所稱長者之令。其惟先生與。先生弱冠舉於鄉。年踰彊仕。始取進士高第。筮仕荆谿。風流儒雅。為政潔已而恕人。不以敲撲鉤摘為能。然政平訟理。更非俗吏所能及。逾年。即遷任吳江。以去。余以為吳江當東南之要。其難治。當十倍荆谿。非先生恐不辨此。是吳江之必欲得先生。又非一日矣。且夫天下列郡縣。給銅章而長諸吏民者。不下千餘人。所稱為賢令者。余勤勤訪焉。不數見也。若復以數人之賢。而列于千餘郡縣之間。誠恐翹足企首而相望者。將不止吾邑之與吳江已。方先生之去也。傾城士庶。咸以不得挽留先生為恨。嗚呼。先生之令荆谿者。纔十有九月耳。民之傾慕已若此。若更遲之數

年之久。將復何如也。僕異日挂帆東下。繫舟吳江。一聆民間之頌聲。更或汎舟鶯脰。震澤諸湖。以覽七十二峯之勝。將山高而水長。無在不可以想見我先生矣。

遊龍池山記

荆南富山水。最勝者曰銅官。曰龍池。銅官去余家二十里而近。秀若屏障。蔚若雲霞。陰晴百變。朝夕可觀。龍池水陸五十里。歲不能一二至。至亦澄光寺止耳。寺為臨濟祖庭。長廊傑閣。山翠環拱。要不足盡其勝也。庚戌秋。友人潘銜徐利吉邀余往遊。自東霞埠行十餘里。遙望山腰。雲樹蒼鬱。知其龍池也。近寺乃不見寺。去寺門不一里。為從雲亭。泉石尤勝。飯于僧寮。登中龍池。池中生蜥蜴。歲旱禱雨輒應。由分賓嶺折而西。為白雲岵。岵壁如削。積蘚斑駁。鬱鬱如雲屯。石隙得文室。傳為昔時尊宿趺坐處。西曰拜經臺。又西曰捨身岵。下臨巨壑。深窅不可測。投以石卵。轟然有聲。時夕陽在山。諸峰蒼翠之色。奔赴而下。而原陞照耀如龍鱗。東南眺。具區波光接天。空明萬頃。巨舟隱現若墨點。因歎流俗之耽聲色。溺勢利。不知山水之樂宜也。士大夫來游者。或未必兼有濟勝具。并歎余向之所陟。未盡茲山之奇也。

徐舍徐氏瀛州祠碑記

大傳曰。庶子不祭。明其宗也。曲禮亦曰。支子不祭。祭必告于宗子。乃知古人之宗法。

蓋專為祭先而立也。然大宗止一，而小宗有四世之言。宗法者，又各拘一說，聚訟紛紜，而宗法益亡。宗法既亡，欲求祭之不失其義，得乎？徐舍，徐氏之建瀛州公祠，蓋遵諸小宗之法者也。徐氏源出陳侍中太子少傅建昌縣開國章侯陵，二十二傳為衛州通判，謨通判本鍾離人。理宗寶慶二年進士，嘗教授宜興，愛山水之勝，遂卜居邑西之萬石里，是為宜興之一世祖。後五世至華胥府君，值元季山砦擾亂，復自萬石遷于徐舍，是為徐舍始遷祖。華胥生六子，其仲號潛谿，即瀛州之祖也。瀛州生而穎異，為諸生有聲，尤好義樂善，其繼起獨著。屢欲建祠祀瀛州，未果。嘉慶戊午春，其弟孫某某等共謀創建，為堂三楹，中奉瀛州栗主，其下附祀者兩旁，而稍降。至齊廡，廡莫不煥然。閱四載工始竣，因屬余為記，以勒于石。余謂禮廟制自天子，逮于庶人，皆有定數。庶人僅得祭於寢，其後推恩而至于高祖，又推恩得祭其始祖，然自高祖之父以遡二世，多或至數十百世，而春秋不祀，仁人孝子能不怒焉痛心。是故雖有聖人之禮，時王之令典，而世之奉其始祖以下，合祭于祠者，在在皆然。賢者循而行之，不為過也。今徐氏之建斯祠，雖非禮之常經，其于報本追遠，尊祖睦宗，亦可謂厚矣。或曰：徐氏既有宗祠以祭其先，今又別立一祠以祭瀛州，斯二廟矣。予禮為僭，余曰：是不然也。夫天子諸侯皆各為一廟，故七廟五廟，貴之中亦有其等。士庶人設位

合祭于一室。未嘗借廟制也。況棟棟之制。俎豆之數。獻裸之文。皆足以明等威。防僭越。而顧禁人之祭乎。余謂徐氏茲祠。為無背于禮也。果能推此意。以及之子孫。使世世念之。而勿替。則子孫之熾昌。甯復有涯哉。

文言說

阮元

古人無筆硯紙墨之便。往往鑄金刻石。始傳久遠。其著之簡策者。亦有漆書刀削之勞。非如今人下筆千言。言事甚易也。許氏說文。直言曰言。論難曰語。左傳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此何也。古人以簡策傳事者少。以口舌傳事者多。以目治事者少。以口耳治事者多。故同為一言。轉相告語。必有愆誤。是必寡其詞。協其音。以文其言。易於記誦。無能增改。且無方言俗語雜於其間。始能達意。始能行遠。此孔子於易。所以著文言之篇也。古人歌詩箴銘諺語。凡有韻之文。皆此道也。爾雅釋訓。主於訓蒙。子子孫孫以下。用韻者三十二條。亦此道也。孔子於乾坤之言。自名曰文。此千古文章之祖也。為文章者。不務協音。以成韻。修詞以達遠。使人易誦。易記。而惟以單行之語。縱橫恣肆。動輒千言萬字。不知此乃古人所謂直言之言。論難之語。非言之有文者也。非孔子之所謂文也。文言數百字。幾於句句用韻。孔子於此。發明乾坤之蘊。詮釋四德之名。幾費修詞之意。莫違意外之言。說文曰。詞。意內言外也。蓋詞亦言也。非文也。者。乃得為文也。不要使遠近易誦。古今易傳。公卿學士。皆能記誦。以通天地萬物。以警得以詞。即文也。國家身心。不但多用韻。抑且多用偶。即如樂行憂違。偶也。長人合禮。偶也。和義幹事。偶也。庸言庸行。偶也。閑邪善世。偶也。進德修業。偶也。知至知終。偶也。上位下位。偶也。

同聲同氣偶也。水溼火燥偶也。雲龍風虎偶也。本天本地偶也。无位无民偶也。勿用在田偶也。潛藏文明偶也。道華位德偶也。偕極天則偶也。隱見行成偶也。學聚問辨偶也。寬居仁行偶也。合德合明合序合吉凶偶也。先天後天偶也。存亡得喪偶也。餘慶餘殃偶也。直內方外偶也。通理居體偶也。凡偶皆文也。於物兩色相偶而交錯之乃得名曰文。文即象其形也。考工記曰青與白謂之文赤與白謂之文錯畫也象交文然則千古之文莫大於孔子之言易孔子以用韻比偶之法錯綜其言而自名曰文何後人之必欲反孔子之道而自命曰文且尊之曰古也

傳經圖記

有陋儒之學。有通儒之學。何謂陋儒之學。守一先生之言。不能變通。其下馬者。則惟習詞章。攻八比之是務。此陋儒之學也。何謂通儒之學。篤信好古。實事求是。滙通前聖微言大義。而涉其藩籬。此通儒之學也。元當弱冠後。即樂與當代經師游。若戴君東原。孔君巽軒。孫君淵如。皆與元為忘年交。與元教學相長。因得略窺古經師家法。今諸君墓有宿草矣。回想昔日談經之樂。不禁動黃爐之感。吾鄉有汪君容甫者。年長於元。壽止五十。聞汪君壯年。從朱竹君侍郎舉秋帆制軍游。於海內經師咸與之。上下其議論。所著有述學內外篇。如釋三九釋明堂數篇。皆滙萃古訓。疏通證明。而

其所最精者。則在周官經左氏傳。嘗作春秋左氏釋疑周禮徵文二篇。以證二經之非偽。蓋以方望溪諸公妄疑經典。故作此以釋其疑。全書雖失傳。然讀此可見其一斑。殆所謂通儒之學者矣。今哲嗣孟慈。農部繪傳經圖。以表彰其先德。而索題於元元老矣。不能從事簡冊。壯年所讀之書。半歸遺亡。惟早年所聞諸先生之緒論。則至今猶能記憶。惜吾未及從容。甫請益也。因書之以示孟慈。道光八年十月廿一日。頤性老人阮元記。

京師慈善寺西新立顧亭林先生祠堂記

余昔跋顧亭林先生肇域志。言世之推亭林者。以為經濟勝於經史。四庫書提要論亭林之學。經史為長。然則徒以經濟贊頌者。非篤論也。夫經世之務必由於學。崑山縣志稱先生生平精力絕人。自少至老。無一刻去書。提要係國朝學有根柢者。以炎武為最。二書所載。皆推本於學。其自著與友人論學書云。所謂聖人之道者。曰博學於文。曰行己有耻。自一身以至於天下國家。皆學之事也。自子臣弟友。以至於出入往來辭受取與之間。皆有耻之事也。士而不先言耻。則為無本之人。非好古多聞。則為空虛之學。以此觀之。先生之經濟。皆學術為之。道州何太史紹基。慕先生之學。以先生在京師。曾寓慈仁寺。乃于道光二十四年。集資建祠堂於寺西偏陳地。架屋三

極奉祀先生落成時。平定張君穆製祭文甚美。且據車徐兩家所撰年譜。增益付刻。甚博。甚精。頃以書來。請予為作祠記。先是崑山縣紳士于道光二十三年。請以先生入祀崑山鄉賢祠。經禮部奏準。奉旨入祀。今于流寓之地。設位致饗。此亦本古人祠不盡在墓所之例。余願論先生之經濟者。一皆推原于博學。有耻二端。則欲論經濟。舍經史末由也。書此以誌後之謁是祠者。後學阮元謹記。

商周銅器說

形上謂道。形下謂器。商周二代之道。存於今者有九經焉。若器則罕有存者。所存者銅器鐘鼎之屬耳。古銅器有銘。銘之文為古人篆籀。非今文隸楷。練楮傳寫之比。且其詞為古王侯大夫賢者所為。其重與九經同之。北宋後古銅器始多傳錄。鐘鼎彝鼎彝數槃戈劍之屬。古詞古文不可勝識。其見稱於經傳者。若湯之盤。正考父孔悝之鼎。其器皆不傳於今。然則今之所傳者。使古聖賢見之。安知不載入經傳也。器者所以藏禮。故孔子曰。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先王之制器也。齊其度量。同其文字。別其尊卑。用之於朝覲燕饗。則見天子之尊。錫命之寵。雖有強國。不敢問鼎之輕重焉。用之於祭祀飲射。則見德功之美。勳賞之名。孝子孝孫。永享其祖考而實用之焉。且天子諸侯卿大夫。非有德位保其富貴。則不能制其器。非有問學通其文詞。則不能銘。

其器然則器者先王所以馴天下尊主敬祖之心。教天下習禮博文之學。商祚六百。周祚八百。道與器皆不墜也。且世祿之家。其富貴精力必有所用。用之於奢。借奇袤者。家國之患也。先王使用其才。與力與禮與文於器之中。禮明而文達。位定而王尊。愚慢狂暴好作亂者鮮矣。故窮而在下。則顏子簞瓢不為儉。貴而在上。而晉絳鐘鐃不為奢。此古聖王之大道。亦古聖王之精意也。自井田封建廢。而梓人鳧氏亦失傳矣。故吾謂欲觀三代以上之道與器。九經之外。舍鐘鼎之屬。曷由觀之。

商周兵器權量說

三代以上。稱人之戰者。曰卒。伍。軍。旅。不曰兵。曰兵器。戈。戟。弓。矢。之屬。之專名也。古兵矛。三尋為最長。經傳中罕見用之。所用者戈為多。戈之存於今者甚多。以今尺橫度之。不過數寸。其秘長古尺六尺六寸。僅與中人之身等耳。鄭注考工記。古矢鏃長二寸。近人得古長平銅箭鏃。與之合。以周尺計之。亦僅當今尺一寸二分強耳。古劍今存者。運肘度之。首與肘齊。末與指齊。亦其短矣。先王之制兵。非不能長且大也。限之以制度。行之以禮。本之以仁。故其短小也。彼世務以物力相勝。浸為長鎗大稍矣。浸為火礮矣。亦不得不然之勢。猶車戰之變為馬騎也。古度量衡。短小且輕。今度量衡。長大且重。又何也。自古利權皆自上操之。官吏之徵銀帛粟米也。未有不求贏者。數

千年遷歲之。至於如此。此亦不得不然之勢也。

荊州窖金洲考

荊州江陵縣南門之外。大江之中有洲。俗名窖金。乾隆五十三年。荊州萬城大隄潰。水入城。大學士阿文成公來荊州。相度江勢。以為此洲阻遏江流。故有此潰。乃于江隄外築楊林嘴石磯。冀挑江流而南之。以攻其洲之沙。今三十年矣。元來閱荊州兵。兼閱江隄。計自造磯後。保護北岸。誠為有力。但不能攻窖金之沙。且沙倍多於三十年前矣。昔江流至此。分為二。一行洲南。一行洲北。今大派走北者十之七八。洲南夏秋尚通舟。冬竟涸。馮議者多所策。余曰無庸也。惟堅峻兩岸隄防而已。此洲自古有之。人力不能攻也。豈近今所生。可攻而去之者耶。考北魏水經注曰。江水又東會沮口。又南逕江陵縣南。縣解江有洲。號曰枚迴洲。江水至此兩分。而為南北江。據此知此洲即古枚迴洲也。沮口今在萬城隄即古方城。宋荆南制置使趙方之外。沮水入子英守方城。避諱改方。又訛為萬。江之口。千古不改。枚迴洲在沮口之下。江陵之南。指地定名。非此洲而何。況沈約宋書。毛估之擊桓元于江陵。枚迴洲斬之。是晉宋至唐。皆有此洲。特今俗易其名耳。百數十年後。安知江之大派。不又行洲南耶。姑存予言。以諭來者。

記任昭六

任昭才。鄞人。善泅海。余撫浙。治水師時。募用之。昭才入海底。能數時之久。行數十里之遠。嘗言海水十餘丈以上。有浪撼人。再下則水不動。湛然而明。冬日甚溫。海底之沙。平淨無淤。亦無他異。浙海有珊瑚。但不若南海之堅。在海底視之。甚鮮。采之出水。則嫩萎無色。魚不一類。過泅者之旁。不相駭而去。惟大魚能吞人。當避之。大魚之來。其呼吸動及數里之水。水動。知有大魚來矣。宜急避之。余所獲安南大銅礮。重二千餘斤。其精壯。甚愛重之。兵船載礮。嘗遭颶。沉於温州三盤海底。深二十丈。不可起。余命昭才往圖之。昭才用八船。分為二番。一番四船。空其中。一番四船。滿載碎石。自引八巨繩入海底。繫沈船之四隅。以四繩末繫四石船為一番。繫既定。乃投其石入第二番之空船。是石船變為空船。浮起者數尺矣。復以二番四繩之末。繫二番之石船。繫既定。復投石入第一番空船。是浮起者又數尺矣。如此數十番。數日之久。船與礮畢升於水面矣。余命昭才入水師。食兵餉。擢為武弁。以病卒於官。

廣州大虎山新建礮臺碑銘

廣州省城南海中。有大虎山。為內外道中扼要之地。昔人未於此建礮臺者。以其東南彌望皆水。漫無逼束故也。余於丁丑冬。閱虎門水師。乘兵船出零丁。雞頭諸外洋。遍觀内外形勢。及澳門夷市而歸。乃擇於大虎山。築建礮臺。或曰。山前彌望皆水。若

賊船不近山。豈能招之使來受破耶。余曰。水雖瀾漫。而沙厚積於遠水之底。外潮內江。急水深泓。所濬滌而行者。皆近此山之根。爰乘小舟親測之。近山者其深數十丈。若遠至百丈以外。漸淺矣。二百丈。大舟不能行矣。築臺周一百二十丈。高丈八尺。女牆三十六。神廟藥局兵房畢具。置大礮自七千斤至二千斤者三十位。發之能擊三百丈之外。此無異對面有山逼而東之。使近出此山之前也。此臺之外。有沙角礮臺。為第一門戶。進而橫槽鎮遠。為第二門戶。此大虎為第三門戶。又於大虎之內。新建臘德大黃二礮臺。為第四門戶。方今海宇澄平。無事於此。此臺之建。聊復爾耳。然安知數十年後。不有懼此臺而陰弭其計者。數百年後。不有過此臺而懼取其敗者。又若山之內山之外。或於高而耕為田。或濬深而改其道。則亦未能預料矣。爰為銘曰。嶺南溥海。虎門洞開。乘潮立壁。馮山起雷。聲威所擊。無堅不摧。波恬風偃。巍巍乎此臺。

與邱南屏太守同年書

費蘭墀

謹啓閣下竊惟近世士大夫之風其在官者以晉接紳士為嫌其在家者以絕口不言公事為高僕嘗得而論之名公卿負瑰異之姿懷匡濟之略其智可以無所不知其才可以無所不辦然風土各異利弊不同非寄耳目於邦之人博求而熟講之則不足以周知其隱蹟而處之曲盡其宜紳士之在家者苟不役志於田宅子孫之計而思上為國家稍効其畎畝之忠下為父母之邦謀萬一之補則必擇賢有司而盡其心以告之然後其志得行夫身處局外而謀人之事雖不見信未大害也操得為之權一舉動為士庶之所環集而旁聽聽言之路稍寬則必有投閒抵隙假公以售其私其弊至於不可言是以在上位者尤慎之然僕竊以為無傷也視乎其人而已矣因其人以察其言則有聽言之利而不受其害且夫人之賢不肖未可概論也士既已輕爵祿而懷鄉井處無求之地其自愛其言而不輕於進固亦猶夫在上位者之矜慎持重而不輕於聽也然且有特懇懇切至喋喋而不已若近於躁人之為者何歟亦視乎其人而已矣未遇其人雖周親密友姑默爾以息苟遇其人雖要津當路有形迹之嫌無平生之雅毅然自抒其所見而不以為疑若僕今日之於閣下可謂遇其人矣閣下奉命蒞官茲上為公相所倚任入參謀畫出布風猷可謂操得

為之權。僕嘗謁之。次侍同岑之誼。稍一傾吐其胸中所欲言。而閣下不以為迂而厭薄之。非惟不厭薄之而已。窺閣下之意。若深有味乎其言。惟恐聞之不盡。而怒然深自愛其處。得為之地。而或猶有所不得為。噫。若閣下者。則真所謂其人矣。僕是以不敢終默。而願卒獻其愚焉。僕為吏治多端。然其關係江左右億萬赤子之身家。而為閣下之所宜盡心者。漕務而已。江南之賦額。與百姓之生計。皆與他省異。他省之賦。輕民不專以治田為業。賦輕故多取之。而易以給民。不專以治田為業。故絀於此者。贏於彼。而生計不病。江南則不然。每田一畝。賦之重者。至一斗八九升不等。視西北諸省。恒以十倍計。貧民佃田而耕之。不能耕則業田而轉佃於人。無論為農與不為農。其生計皆出於田賦。十倍於他省。則額內之供已困。額外之應愈艱。生計皆出於田。則一事病而百為胥受其絀。故謂百姓宜竭力以供正賦可也。謂百姓必傾蓋。罄瓶罍以飽墨吏之欲。壑不可也。謂漕運艱難。百姓宜酌量津貼以濟公需。猶可也。謂假幫費為名。侵其半。而以其餘濟公。而欲百姓之令必從。取必應不可也。且百姓亦既令之而從。取之而應矣。而今歲又一令。明歲又一令。前之所取。今以為少。今之所取。後以為少。民迫於必從。必應之勢。而所以令之取之者。未有窮。則其病豈獨在百姓耶。有仁人焉。於此苟能以我江南賦額偏重之故。與民力空虛輸將拮据之情。竭力

言於上。明勝國重賦之由。則知非必不可更之法。申列聖遞減之令。則知本

有可施之仁。願請再三。不避譴咎。冀以感動。聖主哀矜之誠。贊成國家寬大之

政。或得勅下有司。視原額量為議減。則江南之民。食輕賦之福。永永無窮。傳曰。仁

人之言。其利溥。此則我吳民世世子孫所為家俎豆而尸祝者矣。苟未能也。則所

以治之之法。其道有三。請為閣下言之。最善莫如官發帑金。以給幫費。酌中定數。戒

運丁不得索費。州縣除正供外。粒米浮收者罪之。其次節省通倉之費。以減幫

費。既不能官為發帑。欲省幫費。必先節通倉之費。如此則幫費可減。而州縣無所藉

口。策之次者也。此二者皆待奏請而行。又其次則通倉之費。雖不能節。而幫費不可

不減。浮收不可不禁。倉費既不能節。則幫費之難減。浮收之難禁。勢也。然減之必力。

禁之必嚴。州縣有公然以浮收言於上者。謹責之。浮收過重。經部民訴告者。按治得

實。則劾論如律。時訪察其潛書之尤桀黠者。置于法。以儆其餘。為上官者。雖明知其

弊之萬不能絕。而必力為禁遏。使不至於大潰其防。為州縣者。雖相率為額外之征。

猶惴惴然有違法干禁之懼。而不敢視為當然。肆行而無所忌。或曰。如此則州縣之

浮收。無上官以主持之。欲不浮收。而幫費無所給。欲浮收。而民不應。則州縣不可為。

而刁生劣監。告訐之風日長。勢不至悞漕不止。僕竊以為未然。今見州縣而諭之曰。

爾第善為之。有愛民之心。有濟公之才。有約束胥吏之法。則我必汝諒。否則我罪汝矣。見糧戶之上控者。而諭之曰。州縣浮收。誠干例禁。然調劑幫費。大難。今據汝呈。嚴覈之。苟州縣有肥己心。法無救。否則爾等當踊躍急公。毋生事也。如此則兩得其平矣。告許之呈過多。則以時批發。而緩其提訊。徐而察之。擇其尤者。提訊一案。務在得情。而執法罪在州縣。則法加於州縣。罪不在州縣。則法加於糧戶。而酌其重輕。係的戶。飭量加津貼。免責迹。涉咆哮者。責之。包戶重懲。無貸。大略視州縣津貼之多寡。以聽糧戶之訟。州縣之所以愚惑上官者。不曰辦清賠累。即曰糧戶把持。誠如是。亦安見有把持而賠累者哉。然賠累之患。誠亦有之。其故不在糧戶。而在吏胥。役侵吏蝕。而無法以駕馭之。稽察之。勢必至於虧空。故辦漕之先。其糧重之州縣。必先擇其官之尤昏懦者。而酌量更易之。蓋浮收易竟。不浮收亦易。酌劑於二者之間。輕之又輕。僅求給幫費而止。則其事最難於此。而欲上不悞運。下不病民。內馭其胥吏。而外以抗運弁旗丁。非才吏不為功。誠得一二才吏。收數輕而辦理妥善。必表異於眾。特加獎勵。此欲禁浮收之過重。不可無賞罰以激勸之也。夫既不能如前二策。為正本清源之舉。則所以隨事而救正之者。不過如此。此策之又次。公相之所得專行於其下。而所望於閣下為之講求而贊助者也。其最不可者。或明示章程。以示限制。或添設

名目以貼幫費。是與於浮收之甚者也。明立章程者。同一浮收。昔以為私。今以為公。昔時重畸輕。今有重無輕。則其於民亦既病矣。而貪吏之心無止。以不浮令。猶或踏之以浮令。後將若何。此不可者一也。添立名目。是昔之為賦者一。今之為賦者二。積漸既久。正額之浮收如故。而所添之名已不可復革。且并其所添者。而亦有浮收矣。此不可者二也。往歲有八折之請。格而未行。去年蘇松諸郡。請於漕帥。欲明定幫費數目。大為漕帥所訶而止。或以為此說似可行。然僕竊以為請定幫費者。隱為浮收立案。欲俟幫費有畫一之數。然後徐申其折扣收漕之說。漕帥不許。真可謂深知治體者。蓋幫費取給於官幣。則其數可定。取給於漕餘。則其數不可定。但當力從裁減而已。猾吏求便其私。何所不至。勢將多方以蒙上官之聽。不可不察也。大抵額內之供。自然畫一。額外之求。斷不能畫一。因其不一。而必欲一之。是改額也。是加賦也。加賦利在國。折扣利在官。如之何而可也。至於漕務之外。則懲訟棍。以息刁風。崇儉樸。以厚生計。禁民俗之游冶。正士習之浮囂。其大較也。竊謂可以大造吾江南之民者。莫如公。相開陳利弊。指畫可否。以贊成公相之美。莫如閣下。僕是以敢冒昧言之。而智識短淺。加以倉促之閒。不及觀縷。更望以此意廣加延訪。擇其切於民事。而不為時論所牽者。斟酌施行之。其為利益當更什倍於僕之所言也。旌節再臨。擬更趨謁。

以申前指會室人得疾幾危料理藥餌晝夜迄不得一刻寧遂非初願既而思之此事關係絕鉅豈其以家室憂虞之故不為此邦之人一請命於賢有司乎雖以閣下之明江南之士之衆僕不言閣下必能知之而無待於言即有待於言矣江南之士亦必有言之詳且核達過於僕者然以僕縷結之久遇其人之難幸得仁明如閣下則所謂忠告善道竭愚者之一得以自附於土壤細流之列者將於是乎在故甯犯不謀其政之戒而不可使我於良友有不盡之誠甯使鄙人蒙不識時務之譏不可使賢者有千里距人之跡是以卒布於左右千萬垂察無任屏營

鄉賑記

救荒有例賑有加賑又有鄉賑賑者何損上益下之道也鄉賑者何夏多益寡之義也上之於民何若是其勤耶曰將以求吾民之生也雖然不知我民之果生焉否也癸未之夏江南大水殫吏以聞一切例賑加賑恩自上出者既優既渥猶以為未也復下令郡邑之吏勸富戶各輸錢粟俾民自為賑其隸吾吳者如蘇松常太各屬皆次第舉行蓋鄉賑自昔有之而吾吳今歲奉行尤力其間豈盡出於樂輸惟其所損小而所益大是以有志於救災卹患者斷然行之而不疑自春徂夏江以南億萬災黎恃此以救死焉鄉賑之有造於吳民大矣江震合城請得言江震之鄉賑

兩邑向未有鄉賑也。嘉慶十九年旱災。百制府行鄉賑甚力。蘇藩司所屬者捐賑以六十萬計。其時江震亦旱。米一石至錢五千。而無捐賑。迨而溯之。嘉慶九年。乾隆五十年。三十四年。水旱災。皆無鄉賑。惟乾隆二十年。曾行者賑。凡捐款少而災口多。不敷給放者。始行者賑。然則彼時亦未實行鄉賑也。比者兩邑被水尤重。大府軫念災區。勸捐。疊下會監司郡伯。以公事至吳江。毅然興舉。設局之始。眾以為疑。好事者從而搆之。幾敗厥成。賴大府主持。懇懇告戒。得以集事。今兩邑所捐。合計得銀十萬有奇。其法皆令富戶自行放給。江之盛澤鎮。震之震澤鎮。各設局發米。來者與之。不按戶而給。其餘城鄉皆按戶給錢。如例賑。其中窮村僻巷。間有向隅。以及前流亡而後歸鄉。因賑冊無名。不得與於鄉賑者。蓋亦有焉。然沾被者不下三十萬口。鄉賑之有造於江震兩邑亦大矣。利之所在。弊亦生焉。官董之或失其平歟。東書司識之。營私歟。鋪捐之叢弊歟。城鄉章程之不畫一歟。此皆勸捐之弊也。設廠發米以待來者。則何以處老弱疲癯之不能至者。且少壯之民。使之日日奔走求食。生計盡廢。設遇大風雨。有坐而待斃耳。加以擁擠傷人。薰蒸致厲。此皆設廠發米之弊也。至於循照例賑官冊。按戶給票。容有失之冒濫。經奸客有藉票需索。亦不能無弊。有司果能調劑得宜。擇其人以任之。籍其數以核之。以公心勸捐。以誠心散賑。以時稽察。而不

憚煩弊去其大其斯可矣。然言之易而行之難。凡事皆然。不獨鄉賑也。賢者不以興利而忘除弊。不以目前已就之善為可安。而以將來未然之患為可懼。鄉賑事之已就者也。既賑而民困猶未蘇。不道殍則錢走耳。患之未然而將然者也。今江震之民有求食糠麩不得者。震之鄉群聚而噪於富人之室者。屢矣。春田之播種者。震邑什不過三四。多雨傷澇。可望夏收者。益以寥寥。鄉賑止數兩月。過此則皆為枵腹待死之日也。麥收既已無望。能驅飢餓之農而從事稻田乎。籽種奚存。工本奚恃。民即奄息幸生。勢必并稻田而空之。業佃兩傷。公私交困。不惟災民受其患也。江震如此。崑新及他郡之窪下者。可以類推。州縣或意存粉飾。動以民情安堵為詞。其信然耶。上之人其可曰。例賑吾請之。加賑吾請之。鄉賑吾又籌之。吾於民亦既盡心耶。夫吳民之瀕於死數矣。之死而致生之。惟 聖主恩。惟大府賜。語云。行百里者半九十。不能不更有望於勤民者之誠求之也。是為記。

生殺人也。天地無心者也。使天地有心，何以其所愛之者恒死，其所不愛之者恒生。飲食男女狗馬漁獵博塞，皆以娛其生也。寒暑疾癘災沓劫奪水火兵革，皆以脅其死也。然而死於寒暑疾癘災沓劫奪水火兵革者，每不如飲食男女狗馬漁獵博塞者之多。何也？知其死而後生之道得焉。故曰：生者死之根，死者生之根。又曰：天之無恩而大恩生，且夫天地之道，一順一逆而已矣。五緯序九軌，正化育流行，淳峙靜謐，夫人而安之，泊乎凌犯飛伏，崩溢震隤，極危盡變，智者憂焉。然後仰觀俯察，明乎陰陽變化之故，休咎生旺之理，成敗攻取之端，所謂觀天之道，執天之行，者可得言焉。吾故曰：其順易知，其逆難知也。鳥之搏霄也，與風逆也。魚之溯流也，與水逆也。故順者勢逆者機，勢近理機近賊。故曰：天有五賊，見之者昌。又曰：天地萬物之盜，萬物人之盜，人萬物之盜。繫辭曰：知幾其神乎。誠明曰：神機變曰賊。肆言之曰盜。夫立仁義扶禮教，迂言濶行，則盜跖不如夷齊。若乃呼吸俄頃，眩瞽百變，鬼神之所不及知，著龜之所不及告，飛走之所不及逐，影響之所不及傳，微哉機乎。人知其賊而賊不知其賊，所以賊也。人知其盜而盜不知其盜，所以盜也。人知其神而神不知其神，所以神也。夫神契乎機者也，氣攝乎機者也，目運乎機者也，心合乎機者也。故曰：其機

在目。又曰擒之制在氣。氣靜而機動也。以靜知動。以陰知陽。天地自然之道也。然則機可息乎。物之有形者有息。其無形者無息也。譬如鑿之銜虛水之涵空。物來而覺之。其有形也。物未來而覺之。性常存其無形也。扁鵲見蔡桓公立。有問曰。君有疾在腠理。齊桓公與管仲欲伐莒。謀未發而東郭牙知之。其有形而無形者乎。陰符兵機也。或託諸黃帝。黃帝戰且學仙者也。戰則近死而斬。至於不死。仙則本有死而莫不。死夫使人人死。則天地之道散矣。夫人人不死。天地之道亦散矣。吾故謂聖人之用順而黃老之用逆也。嗟乎。善學之。或至於孫吳。不善學之。益不止於為儀秦也已。

余忠宣公祠大觀亭記代

大觀亭在元余忠宣公墓祠之西偏。亭繫於祠。祠距城之西二里。其因祠而有是亭也。寶明郡守陸公鉅始之。再建於國朝康熙初中。丞徐公國相嗣是。屢葺屢圯。卒以不廢者。以忠宣墓祠所在也。乾隆之季年。太傅朱文正公撫皖。與僚更新之。又三十年所矣。墓祠樵蘇之禁。猶如律令。無敢犯者。而亭日陔墜。草高而勢曠。垣庫而氣峻。故其堅易撼也。上雨旁風。飄棟齧椽。禽鴛鴦。龜窟。馬將壓。今年春。大中丞李公來拜祠下。願其屬吏陶澐曰。有司事也。毋他屬。而方伯廉訪及郡太守。咸以為言。斯固澐所甚願而未敢請也。遂以告其邑人士。皆曰。居斯土者之事。豈惟有司。爭聲爭赴。

唯諾交應。衢巷欣欣。計日而集。蓋濡翰其養。康所入十之一。而士與商又視其所輸之一而什之。凡得白金千一百兩有奇。先其祠墓。繕復唯謹。而後并營於斯。亭焉。剔朽蠹。斥枯腐。庀良材。甄新植。丹雘飛墨。益復其朔。絲垣步欄。旁矚遠眺。又加飾焉。役之終始。二月而竣。邑人士之敬事而敏功。不已多與。亭俛大江百步。背負群岫。含漪孕霞。朝夕百變。左倚山城。雉堞可數。人烟墟市。萬瓦鱗次。其南則彭蠡所瀦。鄭康成。蘇子瞻所謂三江也。其北則滿霍天柱。漢孝武所謂南嶽也。光景明晦。眺聽空濶。大觀所由稱矣。況沈毅英傑之尤足動其咨歎耶。漢嘗讀公青陽集矣。其疏論伉直。恒觸忌諱。然凡所建白。匡時澹災。疏滯滌濫。用其言。可以不蔽。使幸際盛平。敷歷中外。其必有以填撫乂安。抒其所學。今人人知公武節偉略。驚世越俗。與唐之張巡。許遠埒。而不知其學之優於為政。蓋雖巡遠。或不能及也。已。且安慶行省。介江淮間。輪疏舟楫。縱橫南北。水與陸乘。官學博聞之士。日夕而至。欲有以省其民俗之阜。治理之成。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亦豈一旦暮所及哉。唯於古賢豪魁。墨遺迹之所在。而覘其大夫士之有心與否。雖一亭一榭。已足信其人之有無。與政事之得失。漢固知大府亟亟於是。非徒在登臨游觀。而尤能見其大焉者也。於其落成。紳商耆老。請識其年月。遂為之記。

甯國府廳事繫矩堂記

嘉慶十九年。廬陵歐陽太守。以戶部員外出。知甯國府。越三年。政以禮成。民用大和。乃因屬吏之請。重建郡聽事之堂。而仍其舊額。曰繫矩。既成。權宣城縣知縣海甯查。接為之記。曰。善夫。昔之稱斯堂也。今之太守。視古諸侯。不可謂不尊矣。屬縣交錯。地方千里。不可謂不廣矣。天子以一郡幾千里之地。刑賞勸懲。聽之太守一人。太守與其屬共治其郡。凡其屬之所治。皆太守所聽治於斯堂者也。聖人論仁智之實。曰。知人愛人。使太守有慈惠。豈弟之政。而無由下究。郡之民有長長親上之意。而無以自違。非其甚不愛民也。苟於其吏之賢不肖。稍一不審。即大拂乎民之所好惡。以為太守不知人愛人。實甚也。愛人者。何與民同好惡而已矣。今夫郡邑之地。剛柔燥溼異其宜。強弱秀頑。流漓醇樸殊其俗。官其地者。寬嚴張弛。仁柔武健。別其用。為治或不。同。顧於民之所好惡。無不同也。田間陌上。老稚婦豎。坐而歎息。道邑吏才不才。其議論之嚴。雖律令不能禁。雖士大夫不能奪。至於感激流涕。戴其私恩者。則又逾於家人骨肉。是故吏不擾民。則民氣靜。而訟牘簡。吏不困民。則民氣舒。而倉廩實。靜且舒矣。復有呼號煩歟於府者乎。故太守之治。亦治其吏而已矣。今之令長。諸途竝用其上者。能修綱紀。厚風俗。其為治。即不能計百年。亦可以數十年。或十年。行之而不敝。

其中下則任其智數才力角勝於其民或狡黠弄刀筆營私利自便然必隱伺太守之所為而陰以術抵其隙而後乃徑行其所無忌唯太守知其如此而矯吏之貪以廉矯吏之情以勤矯吏之因緣犯科以明允篤成其亦可矣第五倫曰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太守之教其民不如教其吏之近也民之受教於太守不如受教於其吏之親也太守以身為矩教其屬縣之吏而吏治屬縣之吏以身為矩教其郡之民而郡之民無不治昔之以絮矩稱斯堂也意在斯乎曾子問一貫忠恕之旨於聖人大學絮矩為平天下言而與民同好惡則自天子以至於諸侯大夫一以推之者也夫上思利民忠也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恕也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恕所推愛人是也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忠之所屬知人是也能知人能愛人而不與民同好惡者未之有也甯國府山峙水滂俗茂而多文士大夫居其鄉儒言儒行以經術為本務益已久矣明嘉靖間羅太守汝芳集諸生書院講明姚江良知之學數百年來猶有能言之者抑可見前賢為治崇尚儒術非俗吏所及已某既慶斯堂之成略就絮矩之說疏通其意以為太守之職以愛人為體以知人為用冀有所發明以無負昔之稱斯堂與今太守懇懇求治之意則幾矣堂凡三楹體壯而勢崇材美而物備肅政體定民志焉堂之旁為賓館各三楹待屬吏之謁而息焉堂塔東西翼然

者胥吏之所舍。楹各十有六。規制一新矣。堂之後為正心樓。堂之南為儀門。大門視其舊加葺焉。練以垣。凡若干丈。是役也。謹始而盡後。同力而節財。可謂勞矣。先與於議者。宣城縣知縣查振。南陵縣知縣陳某。甯國縣知縣蘇某。涇縣知縣清某。旌德縣知縣沈某。太平縣知縣周某。而甯國府經歷劉某。實贊成之。董其成。則宣州衛守備郭某。宣城縣學訓導楊某也。生監詹某。董某。凡鳩工庀材。悉以資之。凡捐廉銀若干。經始於某年月日。落成於某年月日。是為記。

六安州知州徐君家傳

君名豐。字約之。世為會稽縣人。明天啟初。四川長甯縣主簿守縣城。殉者崇明之亂。諱大禮者。君七世祖也。事具明史。曾祖銜臣。祖祖望。父文達。皆以隱德稱。君少有幹才。年十七。游學入蜀。屬川楚用兵。嘉慶元年。湖北來鳳縣教匪起。君以鄉勇二百人。謁軍門。乞自効。督師孫文靖公奇之。檄以所募赴楚。咸豐縣鍾錫坪防禦二年。四川教匪王三槐等起。檄赴達州軍營。入軍需局。引例以縣丞累署南溪縣。及邛州判。以能名。軍興地方。輕重異宜。大府請升達州為綏定府。改吏目為經歷。即以其官官君。綏定府之有經歷。自君始也。叙勞以知縣擢用。補內江縣十三年。調署重慶府巴縣。重慶扼荆楚上游。為川東門戶。重慶兵額一千餘名。曷且窮。其初借月餉。自給久之。

不繼則將并議月借米二斗。估其值以取償於餉。然官買米多貸錢。貸有子母亦取償於餉。如有年而兵益困。益不逞且謀。先是重慶有教場地曠行。小民趁逐為市。易漸稠密。黠者私取其租以自肥。輒爭攘訐訟。吏不勝其擾。君既至。應得其故。具文書上大府。請以租屬官。官設簿籍計其入。贖兵食月一斗。黠者嗾將并訴不便。且言果行之有變。君毅然曰。公等以我減其米。邪向之二斗。責償於餉。今一斗雖減。不責償。責償則無餉。不責償餉固自在。且月多食一斗米。孰愈。吾為兵計耳。果謀我任之。遂力言於大府。既放米。皆踴躍曰。徐公活我。總督勒侯固知君才。至是愈以為可任。亟以卓異薦君。旋以憂去。勒侯亦還朝。每歎息用君未盡云。服除。謁選為安徽涇縣。河南滑縣用兵。奉檄至亳州。辦理糧臺。事竣。調懷甯。尋署六安州。州故沃壤。修水利。獨是年大祲。例乞賑。君履勘。竟與州人議官賑。吏役得為姦弊。錢賬口多寡有影射。粥賑則真饑寒羸弱所全者多。令錢與粥並行。不乞帑而各贖其鄉。棠鄰里貧者不流為盜賊。則富者以安。且調卹義也。皆曰諾。乃使次第署其所輸於籍。又給門牌。大書其輸之數。得白金十萬兩有奇。君以饑民可散。不可聚。使鄉先生里老各任其散。錢煮粥於其鄉。而官稽其成。凡三閱月。金無虛耗。戶無虛口。官吏拊循無虛事。為鄉保一百六十戶。十數萬。獄訟衰息。效擾不作。閭閻恬熙。忘其所苦。是役也。安徽旱災。

五十一州縣衛。孰效勞勩。君第一。大吏以聞。

上嘉歎。允以同知直隸州升用。先

換頂戴。尋實授六安州。逾年以病乞罷。丁母憂。一起署霍邱縣。又以疾解事。君嫻於吏治。所至如學校。城垣。津梁。無不修舉。卓犖百時望。願自修飭戒。及盈滿。年甫五十。即條然有塵外意。自署所居曰退齋。遂堅不肯出云。

論曰。予與君皆被節相百公及中丞胡公薦。君以治行尤異。顯顯於時。獨善予。以次女為予仲子婦。君長身鶴立。慷慨能任事。論議多中肯綮。嘗燕談及史事。君輒舉凍水通鑑。是非疑信。具有本末。予敬謝焉。因言少廢學。及作官稍閒暇。繙閱諸史。欲以考鑒得失。助其才所未及。然則君為政之美。有以也夫。

汪孝子傳

顧汝敬

孝子姓汪氏名良緒字繼武吳江人世居城中其父邦植以好博破家母張氏直諫忤意為所逐孝子日夜號泣求返其母父怒遂并逐之於是奉母至平望之戰河依其妻父王某以居久之父窘困不能自存亦來依其子初汪氏本素封張亦饒裕母雖被逐尚私攜其奩中物值數百金孝子為置田四十畝以供養饒至是父又盡斥去其田乃貧無立錐惟賴孝子館穀以養然孝子奉事惟謹即與他人言未嘗一語以父為非也暑月多露為父置帳輒帶之以償博逋孝子撤已之帳以與父父又驚之如是再四孝子無如之何則亦裸臥飽蟻晨起露跡斑斑然遍其體其妻欲為假帳度夏孝子感然曰吾父無帳吾其忍安寢乎其母扣鬱多病孝子親侍湯藥未嘗稍離母沒之歲適館他所聞母疾作亟歸而河冰合舟楫不通徒步數十里值津渡處履冰而過見者皆股栗蓋急於視母疾不自知其蹈險也其居母喪哭泣無常朝夕則寢地不稅經帶雖寒必屢覺則連呼阿母不止鄰人聞者皆為流涕如是久之遂以毀致病未及終喪而沒沒後人視其枕則以麻布包土塊也臨沒前一日招所親至屬以盡責書籍葬母而深以不得終事其父為憾云孝子沒時年二十有八無子一女尚幼孝子能為詩及古文有遺稿若干首其友方謀梓行之

顧汝敬曰余於汪君生時未嘗相識沒後聞其友沈穆庵述之如此余謂是處人倫之變而卒不失其常蓋古王祥薛包之傷而所遭尤不幸者也方欲為傳或謂顯其父之失恐傷孝子之心然觀方望溪集中武商平墓誌徐詒孫哀詞皆有與是相類者文章之專信以傳信無所用其諱也遂成此傳亦冀吾文得附孝子以傳耳

顧烈婦傳

烈婦姓王氏諸生步瀛女生而貞靜父母皆鍾愛及笄嫁里中顧道復之子某惟舅姑亦以為稱吾家婦也結褵甫九月夫得危疾且死目視其婦而無言婦默會其意輒心許之夫既沒哭泣無常聲舅姑知其將以身殉持令小姑與同卧起守視惟謹婦無自死法乃絕粒不食日惟茗飲數杯越數日憊甚矣而姑與父母苦勸之食強酌糜粥入其脣不得已噉一二口神復旺旋悔焉遂粒米不納飢腸出火宛轉牀褥苦楚萬狀姑與父母復多方曉譬之終不肯食乃潛以米露雜杯茗中與飲又延數日婦覺之并勺飲不入口始餓死距其夫之死蓋二十日矣嗚呼當今禮教大明婦人之以節著者所在多有即殉夫之烈亦嘗聞之顧其死也或以自縊或以自刺或以仰藥皆義氣所激取決於一時若絕粒而死則不能遽死而將死未死之間其為時甚久且饑餓轉輾之苦有更深於水火鋒刃者而烈婦又以姑與父母愛憐之故

強啜米飲。至於將死而復蘇者。再而卒。毅然自致于死。此其所嘗之苦。實為從來殉夫者之所未嘗。而其從容就義。百折不回之志。尤不可使泯沒於後世者也。烈婦之家。既酷貧。且無子。莫能為之請。旌於朝。而予與同里。聞知其事甚悉。乃為作此傳。以俟後之采風者。烈婦死時。年二十有四。蓋乾隆五十二年之八月五日也。

徐烈女傳

烈女姓徐氏。父名天祿。母陳氏。居葉澤湖之濱。十四歲許配戴墳徐生。徐故著姓。烈女世系不可考。傳其先以他氏冒徐姓。故兩家仍相為婚姻云。生幼時嘗從予授句讀。稍長好學。善屬文。亦善書法。予許其一二年業之可漬于成。乃不幸以察疾。死。予往唁之。生父懋儒為予述生病死狀。並述烈女殉節事。且云將圖與生合葬。而涕泣求予以傳之。噫。是可悲也。方生之死也。烈女私自哭泣。告其母。欲詣徐守志。父以其年少不許。烈女即屏去膏沐。布衣蔬食。隱然以未亡人自居。會其家有婚嫁事。諸姑姊妹皆至。至則各以好言為烈女譬。慰烈女愈悒悒不樂。見人輒自引避。無何有與烈女父求婚者。烈女知之。留書訣別父母。其夕遂自縊死。年十九歲。是為乾隆某年某月某日。距徐生歿纔一月。嗟乎。臣之事君。婦之事夫。其義一也。予觀前史。往往有身登臚仕。一旦遇變。不能引決。甚或反顏事仇。以乞其生。以觀烈女何其勇也。且如

烈女者可以死。可以無死。假令烈女循用舊典。斬衰以弔。葬則除之。夫孰論其非者。故曰可以無死。可以無死。而死烈女亦自明其志焉耳。前明壬午甲申之際。海內多以諸生殉國難。志乘書之。皆褒美無異詞。此則烈女之比例已矣。或曰周禮禁嫁殤。今烈女未嫁而與生合葬。不犯嫁殤之禁乎。余曰不然。童汪錡之死於清之役也。孔子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可無殤也。若烈女之所為。其不得比諸童汪錡乎。其合葬也。乃生之父哀生之死。憐烈女之志。因為此不得已之舉。以為他日置後之地。是亦亡于禮者之禮也。豈嫁殤之謂哉。予特為作傳以俟採風者。

復魏制府詢海運書

海運之事其所利者有三。國計也。民生也。海商也。所不利之人有三。海關稅儉也。天津倉胥也。屯弁運丁也。而此三者之人。所挾海為難。使人不敢行者。亦有三。曰風濤也。盜賊也。露濕也。所離海為難。使人不能行者。亦有三。曰商船雇價也。倉胥勒索也。漕丁安置也。必洞悉夫海之情形。與人之情偽。且權衡時勢之緩急。而後知無難行。無不可行。且不得不可行。某自二月中旬蒙示。廷寄命籌海運以來。宵旦討論。寢食籌度。徵之屬吏。質之濱洋人士。諏之海客。時民衆難解。駁愈推愈審。萬舉萬全。更無疑義。敢以貢之。大人執事。元代初行海運。十年而道三變。明王宗沐亦以海道不熟。失風驚遊門而罷。今則海禁大開。百三十餘年。遠海東吳若咫尺。朝洋暮岳如內地。則道不待訪也。元初造平底海船六十艘。運四萬六十石。其後船歲增造。費且無算。今上海沙船及浙江蟹船。三不像船。并天津衛船。自千石以至三千石者。不下二千號。皆堅完可用。通算每船載米千餘石。一運即可二百餘萬石。兩運而全漕可畢。若止運蘇松常鎮之糧。更綽有餘裕。則船不待造也。元初以開河衛軍及水手數萬供海運。并招海盜以長其群。若今江浙船商。皆上海崇明等處土著富民。出入重洋。無由侵漏。每歲關貨往來。曾無估客監載。從未欺爽。何況漕糧。各效子來之忱。無煩監

運之吏則丁不別募也。本年二月始議海運。其時公私津貼已給旗丁。不能不出於動帑。明年海運即以旗丁領項。移為沙船雇值。則費不別籌也。或謂其不可行者。則曰盜賊不知海盜。皆閩浙南洋。水深多島。易以出沒。船銳底深。謂之烏船。北洋水淺多礁。非船平底熟沙綫者不能行。故南洋之盜不敢越吳淞而北。今南洋尚無盜賊。何況北洋。此無可疑一矣。或又謂其不可行。則曰風濤不知大洋風颶。率在秋冬。若春夏東南風有順利。無暴險。商賈以財為命。既不難蹈不測。出萬全。豈有海若效靈。獨厚於商船而險於糧船。且遭風擱淺。斫桅鬆船。即秋冬亦僅千百之一二。何況春夏。其無可疑又一矣。或又謂其不可行者。則曰霉濕。夫運河經數月。抵通。積久蒸熱。米或黠壞。而沙船抵津。則不過旬日。若謂鹽風易霉。變鹽水易潮濕。則最畏鹽風。宜莫如茉莉珠蘭柔脆之花。見水立脹者。宜莫如豆麥。皆歲由沙船載之。而北運之。而南鹽風鹽水不壞花豆。而獨壞米。庸有是理。蓋北洋風寒。非似南洋風煖。而海船船底有夾板。船旁有水槽。其下有水孔。水從槽入。即從孔出。船中從無潮濕。此無可疑又一矣。然使運道暢通。糧艘無阻。固可不行。今則運河淤塞日深。清口倒灌已甚。河身淤墊已高。舍海由河。萬難飛渡。此不可不行者也。然使太倉充裕。陳陳相因。尚可不。行。今則輦轂仰食。孔亟天庾。正供有常。一歲停運。勢所難支。此不可不行者也。然

使別有他策。舍水可陸。亦可不行。今則駁運之弊。公私騷然。國病於費。幣漕病於耗。糧官病於督。催丁病於易。舟卸載。民病於派。車派船。舍逸即勞。利害相萬。此不可不行者也。國家建都西北。仰給東南。惟資咽喉一綫。豈惟河梗可慮。抑亦人事難齊。忠國者貴。未雨綢繆之防。遠識者存。別開旁門之論。機會適逢。發端自上。因勢乘便。天人會同。夫集事固在於謀。而成事必在於斷。此時切要關鍵。以兩言蔽之曰。上海天津兩地。得其人則能行。不得其人則不能行。海船南載於吳淞。而北卸於天津。兩地為出口入口之總匯。實海運成始成終之樞要。苟上海關不得其人。則船數可以多。報少。商情可使樂轉畏。雇值可使省反昂。天津收兌不得其人。則米之乾淨者可潮濕。石之贏餘者可不足。船之回空者可延滯。蓋上海牙行。以貨稅為莊佃。天津倉胥。以運丁為奇貨。海運行。則關必免稅。丁不交米。兩處之利。數皆空。其肯甘心。故創議之始。出全力以顯難之者。必上海關之人。既行之後。陰撓之使。棄前功。畏再試者。必天津通倉之人也。此外尚有屯弁運軍。亦以行海廢漕為不利。然此時弁丁。即欲運而不能。將來河道通行。即漕運復舊。而暫停一年。尚有漕項銀米。可以安置。不致十分為難。即天津通倉。亦屬既行以後之事。慮尚可緩。且原奏有臨時別簡大臣。駐津彈壓稽察之議。自可無慮。惟海關係總雇沙船之地。首宜覈實。即如二月間委員

查勘據稅牙膠混之詞以關石大於漕石一倍有半者變為僅倍以一兩四錢之為六三串折實漕石銀三錢六釐者變為每石實銀七錢較民間時價不止加倍故今議海運不詢之商船而詢之上海關所謂欲為千金之裘而與狐謀其皮也使當時照定時價動帑無多際此南風司令江浙漕米業已抵津矣辱承垂詢義無緘默其中條件尚多膠葛統俟議定錄狀呈覽伏望隨時批示不宣